

續

漢

志

集

解

百官志四第二十七

執金吾

太子少傅

太子太傅  
將作大臣  
城門校尉

北軍中候  
司隸校尉

後漢書二十七

梁

剡

令劉

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執金吾一人中二千石

漢官秩云比二千石  
釋名曰執金吾掌衛巡宮外司執奸邪至

武帝更名金吾為外卿不見九卿之列  
李祖楙曰執金吾見光武順  
靈獻紀來歷寇恂賈復耿秉王梁陰識朱浮梁冀馮魴劉般  
宦者西南夷傳附見賈憲馬防陰興袁安傅燮王允董卓傳先謙  
曰前書百官公卿表有執金吾翟方進自執金吾遷丞相非不見  
九卿之本注曰掌宮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  
胡廣曰衛尉巡行宮  
列也

為表裏以月三繞行宮外及主兵器吾猶禦也  
應劭曰執金革以  
擒姦討猾

吏二十九人其十人四科一人二百石文學  
丞一人比千石  
秩云

三百人百石二人斗食十三人佐學事注緹騎  
六百石集解李祖楙騎二百人本注曰無秩比吏食奉  
漢官曰執

林曰前書有三丞  
二百人五百二十人與服導從光滿道路羣僚之中斯最壯矣世  
祖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集解惠棟曰緹衣武士之服字林曰緹

虛受堂

帛丹黃色他迷切又注五百二十人之上脫執戟二字北堂書鈔引應劭漢官儀曰執金吾緹騎二百人持戟二百二十人車駕出從六百騎走六千二百人李祖楹曰古今注兩漢執金吾司隸校尉京兆河南尹皆使人導引傳呼使行者止坐者起四人持弓違者則射之又云五百一伍之伯也五人曰伍五長曰伯一曰戶伯漢制兵吏五人一戶置一伯諸公行則戶伯率其伍以導引服赤幘纒衣素鞞說文緹帛丹黃色蓋執金吾騎以此帛為服故名緹騎見安桓紀實憲張醜傳五百見宦者傳

武庫令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楹曰本注曰主兵器丞一人

右屬執金吾本注曰日本有式道左右中候三人六百石車駕

出掌在前清道還持麾至宮門宮門乃開中興但一人又不

常置每出已郎兼式道候事已罷不復屬執金吾又省中壘

寺互都船令丞尉集解李祖楹曰前書都船三丞中壘二尉左右中候有丞及左右京輔

都尉集解李祖楹曰前書秦每郡有尉一人典兵禁暴帝更

為京輔都尉建武六年省

太子太傅一人中二千石集解李祖楹曰太子太傅見張堪王丹桓焉杜喬傳附見桓榮班超傳唐虞本

注曰職掌輔導太子禮如師不領官屬荀綽晉百官表注曰唐虞

儀曰太子太傅日就月將琢磨玉質言太子有玉之質琢磨以道也杜佑云漢魏故事太子于二傅執弟子禮皆為書不日令少傅

稱臣而太傅不臣

大長秋一人二千石集解李祖楹曰大長秋見順獻皇后紀宦者傳本注曰承秦將行宦

者景帝更為大長秋或用士人中興常用宦者職掌奉宣中宮命

凡給賜宗親及宗親當謁見者關通之中宮出則從張晏曰皇后

日劉熙釋名曰長秋自皇后官非天子卿釋云長秋主宮中凡物

次春生秋成欲使中宮之祚如之故為名章昭辨曰皇后陰宮秋

者陰之始長者願其久也周禮世婦每宮士八人鄭元注漢始大

長秋詹事少府大僕亦用士八人漢吳郡丞武開明碑曰永和

二年舉孝廉除謁者漢安二年遷大長秋丞長樂太僕丞一人六

百石集解李祖楹曰長秋丞見宦者傳本注曰宦者  
中宮僕一人千石本注曰宦者主馭本注曰太僕秩二千石中興

省太減秩二千石

集解錢大昕曰下注字衍謂本名太僕後省太字也減秩二千石當云減秩千石惠棟曰鄭元

周禮內宰注云今稱皇后曰中宮李祖楙曰中宮僕即長樂永樂宮太僕官也

**呂屬長秋**

中宮謁者令一人六百石

集解先謙曰下文稱中宮謁者令皆省字稱故中宮謁者令稱中謁者令皆省字稱

之也前書武帝時使宦者典尚書事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成帝改令曰中謁者令即此中宮謁者令矣又有中謁者僕射見禮

儀志長樂謁者僕射見章八王傳

**本注曰宦者中宮謁者三人四百石**

集解李祖楙曰中謁

者見安靈紀賈憲章八王傳禮儀志又有長樂謁者

**本注曰宦者主報中章**

中宮尚書五人六百石

集解李祖楙曰前百官表不載此官惟佞倖傳有中尚書官蓋即中宮尚書也是不

自中興始 **本注曰宦者主中文書**

中宮私府令一人六百石 **本注曰宦者主中藏幣帛諸物裁衣被**

補浣者皆主之

丁孚漢儀曰中宮藏府令秩千石僕比御 **丞一人**

**本注曰宦者**

中宮丞巷令一人六百石 **本注曰宦者主宮人丞一人本注曰宦**

者集解李祖琳曰黃圖永巷永長也宮中之長巷幽閉宮女之有罪者永巷宮人見皇后紀

中宮黃門冗從僕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黃門冗從

漢儀曰給事中宮侍郎六人比尚書郎宦者為之給事黃門四人比黃門侍郎給事羽林郎一人比羽林將虎賁官騎下

中宮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宮請署天子數女騎六

人丞復道丞各一人本注曰宦者復道丞主中閣道

中宮藥長一人四百石集解李祖琳曰本注曰宦者

右屬大長秋本注曰承秦有詹事一人位在長秋上亦宦者

主中諸官成帝省之曰其職并長秋是後皇后當法駕出則

中謁中宦者職吏權兼詹事奉引訖罷宦者誅後尚書選兼

職吏一人奉引云其中長信長樂宮者署少府一人職如長

秋及餘吏皆曰宮名為號員數秩次如中宮長樂五官吏朱

附見實武儒林宦者傳諸傳吏皆作史本注曰帝祖母稱

長信宮故有長信少府集解李祖林曰中興無長信宮案長信平帝更名長樂是西京已無此宮

名矣桓帝和平元年立孝崇皇后宮曰永樂置少府太僕以下皆如長樂故事後有司奏太后所居之宮皆以永樂為稱

永樂少府見靈紀劉寬楊彪陳長樂少府見和殤順

靈皇后紀趙典桓郁劉般黨錮循位在長秋上及職吏皆宦吏宦者傳附見寶憲梁松周舉傳

者秩次如中宮長樂又有衛尉集解李祖林曰長樂衛尉見安靈紀魯恭魏霸馬嚴章彪

趙孝張奮王暢循吏宦者傳附見陰興班超傳僕為太僕集解李祖林曰長樂者傳皆二

千石在少府上丁乎漢僕曰其崩則省不常置

太子少傅二千石集解李祖林曰太子少傅見王本注曰亦曰輔

導為職悉主太子官屬漢官曰員吏十三人集解惠棟曰沈約云後漢詹事太子官屬悉屬少傅而太傅不

復領官屬

太子率更令一人千石本注曰主庶子舍人更直職似光祿集解

林曰前書顏注率更掌知漏刻晉志主宮殿門戶及賞罰事西京率更令有丞

太子庶子四百石本注曰無員如三署中郎集解李祖琳曰前書庶子統中庶子言藝

文類聚職官部引瓊濟要略云庶子謂宮中諸吏之適子及支庶俱在版籍中者行其秩敘作其徒役授八次八舍之職以徵候案此如周禮天

官宮伯之職

太子舍人二百石集解李祖琳曰太子舍人見安順質靈獻紀寶憲賈逵滔于恭宋均袁安袁敞黃瓊獨行傳律

志本注曰無員更直宿衛如三署郎中

漢官曰十三人選良家子孫集解李祖琳曰太子舍

人西京時常以歲課列乙科者二十人為之中興後殆無此制解見徐防傳注

太子家令一人千石本注曰主倉穀飲食職似司農少府

集解惠棟曰茂

陵書曰秩入百石沈約云太子食湯沐邑十縣家令主之李祖琳曰前書家令有丞沈志僕率更令家令太子三卿故秩皆千石

太子倉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倉穀

集解先謙曰上文家令本注主倉穀飲食此主倉穀

下文食官令主飲食皆家令之佐

太子食官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飲食

太子僕一人千石本注曰主車馬職如太僕

集解李祖琳曰漢世太子五日一朝因坐



東廂省識膳食非朝日遣僕與中允旦且請問解見班彪傳

太子廕長一人四百石本注曰主車馬集解李祖林曰前書廕長有丞

太子門大夫六百石漢官曰門大夫二人選四府掾屬本注曰舊注云職比郎將

集解李祖林曰沈志門大夫分掌遠近表牋舊有左右戶將別主左右戶直郎建武已

來省之

太子中庶子六百石集解李祖林曰太子中庶子見儒林獨行傳本注曰員五人職如

侍中集解李祖林曰沈志中庶子漢置古者世祿卿大夫之子既為副倅謂之國子天子諸侯子必有庶子官以掌教之

太子洗馬比六百石本注曰舊注云員十六人職如謁者太子出

則當直者在前導威儀漢官曰選郎中補也集解李祖林曰前書

非喻老篇句踐入宦於吳身執干戈為吳王洗馬賈誼新書春秋篇楚懷王無道令大國之王編而先馬皆謂馬前引導之職如淳

云洗馬前驅也義均同

太子中盾一人四百石本注曰主周衛徹循集解李祖林曰中盾前表同班彪傳別作

中允案班固敘傳定陶王為太子數遣中盾  
請賜近臣顏注盾讀曰允沈志引作中允

太子衛率一人四百石本注曰主門衛士

右屬太子少傅本注曰凡初即位未有太子官屬皆罷唯舍

人不省領屬少府集解李祖楙曰前書太子門大夫庶子先

殿門中盾衛率及中長秋私府丞巷祠祀令長丞屬詹事成

帝省詹事並改屬大長秋中興太子官屬悉屬少傅而太傅

不領官屬其中宮私府丞巷仍屬長秋而祠祀令則屬少府

本注於太常屬云有祠祀令一人後轉屬少府此自二官據

前表祠祀令係太祝改後又改曰廟祀且本注於祠祀下注

曰宦者是前長秋官屬自明今太常屬有太祝本注何矛盾

若是西京改太祝曰祠祀乃一時制名偶同耳既改廟

祀官又省矣本注誤以為舊制而忘長秋固有此官也

將作大匠一人二千石蔡質漢儀曰位次河南尹光武中元二年

棟曰本傳將作大匠自建武以來常謁者領之至任隗乃置真馬

李祖楙曰將作大匠見光武獻紀來歷任隗竇融馬嚴魏霸趙典

王堂張奮曹褒馮緄第五倫周景翟醜橋玄陳球黃琬李固黨錮

何進孔融循吏酷吏宦者傳附見鄧騭竇憲馮勛應奉袁紹傳

本注曰承秦曰將作少府景帝改為將作大匠掌修作宗廟路寢

宮室陵園木土之功并樹桐梓之類列于道側

漢官篇曰樹栗椅桐梓胡廣曰古者

列樹以表道並以爲林園四者皆木名治宮室并主之毛詩傳曰椅梓屬也陸璣艸木疏曰梓實桐皮曰椅今民云梧桐是也梓今

人所謂梓 人所謂梓 楸者是也 丞一人六百石 集解李祖楸曰左

左校令一人六百石 集解李祖楸曰左 本注曰掌左工徒丞一人

安帝復也

右校令一人六百石 集解李祖楸曰右校 本注曰掌右工徒 集解

楸曰左右校署名凡臣工 丞一人 安帝復也

右屬將作大匠 前書曰屬官又有左右中候右屬東園王章

注王章及校士令丞北宋本王作主士作七是李祖楸曰安

紀廷光三年復置左校令右校丞 未省前表成帝省左右前後 集解李祖楸曰城門校尉見光武順靈

城門校尉一人比二千石 集解李祖楸曰城門校尉見光武順靈

與張奮書夜賣武黨錮皇甫嵩朱雋傳附 本注曰掌雒陽城門十

見寶融真意馮訪孔奮崔寔傳變馬融傳

二所周禮司門干寶注曰如今校尉集解洪亮吉日案鄭注周禮

又有僕射惠棟曰鄭元周禮司門注曰

司馬一人千石集解李祖琳曰城本注曰主兵城門每門候一人

周禮每門下土二人六百石見校尉執板下拜本注曰雒陽城十

二門其正南一門曰平城門漢官秩曰平城門為宮門不置候置

午厥位處中古注曰建武十四年九月開平城門集解惠棟北

宮門屬衛尉其餘上西門應劭漢官曰上西所以不純白者漢家

月惟成集解惠棟雍門中位月在西廣陽門孟厥月在申津門日

日注丹下脫漆字雍門中位月在西廣陽門孟厥月在申津門日

津名自定位季月未集解李小苑門集解惠棟曰樂開陽門應劭

祖琳曰津門候見張奮傳昔有一柱來在樓上琅邪開陽縣土言

曰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宿昔有一柱來在樓上琅邪開陽縣土言

縣南城門一柱飛去光武皇帝使來識視愜然遂堅縛之刻記其

年有九子母像國家常往祈焉李祖琳曰開陽門候見李固循吏

後漢志二十七

六

傳耗門銘曰耗門值中東門祖琳曰中東門候見張湛鄧惲傳

東門銘曰上東少陽厥位在寅集解惠棟曰漢舊儀冊皇子為諸

侯王皆于上東門中以東門在卯故也李祖楹曰上東門侯

見到穀門史云在丑上李祖楹曰穀城侯見律麻志夏門銘曰夏

位凡十二門蔡質漢儀曰雒陽二十四街右屬城門校尉

北軍中候一人六百石集解李祖楹曰北軍中候見本注曰掌監

五營漢官曰員吏七人候自辟召通大鴻臚一人斗食集解惠棟曰高誘云中候侯望者也李祖楹曰孔融傳融拜中軍候

案中興無此官惟大將軍部下有曲曲有軍候比六百石秩次中

候釋傳上下文融以司空掾拜中軍候在職三日遷虎賁中郎將

据史弼傳弼辟公府遷北軍中候之奪文倒亂也它傳不見附記於此

拜則中軍候當即北軍中候之奪文倒亂也以備稽攷

屯騎校尉一人比二千石集解李祖楹曰屯騎校尉見桓靈皇后

傳附見鄧騭來本注曰掌宿衛兵漢官曰員吏百二十司馬一人

千石蔡質漢儀曰五營司馬見校尉執板不拜

越騎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如淳曰越人內附以為騎也晉灼曰取其才力超越也案紀光武改青巾右校

尉為越騎校尉臣昭曰越人非善騎所出晉灼為允柔解惠棟曰注右當作左青巾左校尉建武九年置十五年改也李祖楙曰越

騎校尉見和桓獻紀宗室四王三侯梁冀桓郁楊賜蓋本注曰掌

動宦者文苑傳附見鄧禹馬援馬防趙熹袁紹董卓傳

宿衛兵蔡質漢儀亦曰掌越騎漢官曰司馬一人千石集解李祖

步兵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初置掌上林苑門屯兵見前書集解李

冀桓馬方術傳附見來歷任隗竇本注曰掌宿衛兵漢官曰員吏

憲馬廖趙熹馮魴劉般竇武傳七十三人領

士七人司馬一人千石

長水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如淳曰長水胡名也韋昭曰長水校尉

小水名集解惠棟曰此據辨釋名也劉熙云長水校尉長于水戰

用船之事故昭辨之又沈約引辨釋名云蓋關中小水名也司馬

貞曰水經云長水出白鹿原今之荆本注曰掌宿衛兵蔡質漢儀

宣曲胡騎漢官曰員吏百五十人司馬胡騎司馬各一人千石本注

後漢志二十七

七

曰掌宿衛主烏桓騎

射聲校尉一人比二千石

服虔曰工射也其奠中聞聲則射中之故以為名 集解李祖楨曰射聲校尉見

和獻皇后紀來歷耿國曹褒丁鴻班超循吏傳附見竇固竇憲馬成董卓傳光武紀建武七年省長水射聲二校尉十五年復置

本注曰掌宿衛兵

蔡質漢儀曰掌待詔射聲事漢官曰員吏百二十九人領士七百人 集解惠棟曰注掌待詔射聲事

事北宋 司馬一人千石

右屬北軍中候本注曰舊有中壘校尉領北軍營壘之事

集解

惠棟曰衛宏漢舊儀曰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內尉一人主上書者獄上章于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

法治 有胡騎虎賁校尉皆武帝置中興省中壘但置中候已

監五營胡騎并長水

集解李祖楨曰前書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不常置光武紀建武五年隗囂遣

子梅入侍以為胡騎校尉

虎賁主輕車并射聲

秦大駕鹵簿有鼓吹是中興初有此官 西京時常命郡國選武猛之士

以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於立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建武七年詔罷之蓋光武一意休息故併罷之也

凡中二千石丞比千石真二千石丞長史六百石比二千石丞比六百石令相千石丞尉四百石其六百石丞尉三百石長相四百石及三百石丞尉皆二百石諸侯公主家丞秩皆比百石諸邊鄣塞尉諸陵校尉長皆二百石有常例者不置

秩集解先謙曰官本置作署

司隸校尉一人比二千石

蔡質漢儀曰職在典京師外諸郡無所不糾封侯外戚三公以下無尊卑入

宮開中道稱使者每會後到先去集解李祖林曰司隸校尉見光武明和順桓靈獻紀宣秉牟融鮑永鮑昱馮翊宋均朱意徐防張敏何熙應奉霍醕陳禪王龔王暢虞詡周舉黃琬鍾皓段熲黨錡呂布酷吏宦者傳附見馬援趙典杜詩梁冀張霸羊續蘇不韋張輔韓棧郭鎮班勇徐珍本注曰孝武帝初置荀綽晉百官表注曰司楊彪黃瓊寶武傳本注曰孝武帝初置隸校尉周官也征和司陽石公主巫蠱之獄起乃依周置司隸臣昭曰周無司隸豈即司寇乎集解惠棟曰大司寇屬有司隸鄭元注隸給勞辱之役者漢始置司隸亦使將徒治道溝渠之役後稍尊之使主官府及近郡賈公彥云以漢時司隸官與周同故舉以為說劉昭謂周無司隸之失持節掌察舉百官已下及京師近郡犯法者前書曰置從中捕



巫蠱督大奸猾後罷其兵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司元帝去

隸校尉部河南河內右扶風左馮翊京兆河東宏農七郡蔡質漢儀曰司

節集解惠棟曰見成帝省建武中復置并領一州隸詣臺廷議處

九卿上朝賀處公卿下陪卿上初除謁大將軍三公通調持板揖

公議朝賀無敬臺召入宮對見尚書持板朝賀揖集解李祖楹曰本紀

更始時世祖為司隸校尉隸校尉兗下獄十一年徵鮑永為司隸校尉隸校尉是

武八年司隸校尉隸校尉兗下獄十一年徵鮑永為司隸校尉隸校尉是

初已有之隸校尉兗下獄十一年徵鮑永為司隸校尉隸校尉是

屬司隸隸校尉兗下獄十一年徵鮑永為司隸校尉隸校尉是

所部隸校尉兗下獄十一年徵鮑永為司隸校尉隸校尉是

公因省隸校尉兗下獄十一年徵鮑永為司隸校尉隸校尉是

衍隸校尉兗下獄十一年徵鮑永為司隸校尉隸校尉是

秋隸校尉兗下獄十一年徵鮑永為司隸校尉隸校尉是

舉百官犯法者蔡質漢儀曰與從事史同本注曰都官從事主察

貴戚集解惠棟曰功曹從事集解惠棟曰應劭主州選署及眾事

別駕從事校尉集解惠棟曰杜佑云舊解以為別乘行部則奉引

錄眾事簿曹從事主財穀簿書其有軍事則置兵曹從事主兵事

其餘部郡國從事每郡國各一人主督促文書察舉非法皆州自

辟除故通為百石云假佐二十五人本注曰主簿錄閣下事省文  
書門亭長主州正門功曹書佐主選用孝經師主監試經月令師  
主時節祠祀律令師主平法律簿曹書佐主簿書其餘都官書佐  
及每郡國各有典郡書佐一人各主一部文書曰郡吏補歲滿一  
更司隸所部郡七

河南尹一人主京都特奉朝請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河南尹

徵分為東西周秦兼天下置三川守河雒伊漢始更名河南孝武

皇帝增曰太守世祖從雒陽故號為尹正也詩曰赫赫尹李

祖楙曰河南尹見明和桓靈紀王允黨錮何進袁術朱雋儒林獨行

蒲郭鎮霍醕橋玄楊乘段穎王允黨錮何進袁術朱雋儒林獨行

傳附見任光鄧騰其京兆尹集解李祖楙曰京兆尹見鄧馮

宋弘樂恢應奉傳

傳附見第五左馮翊集解李祖楙曰左馮翊見明安質紀蓋延張

倫班超傳

附見陳寵右扶風集解李祖楙曰右扶風見趙典三人漢初都長

王允傳

安皆秩中二千石謂之三輔中興都雒陽更曰河南郡為尹曰三

輔陵廟所在不改其號但減其秩其餘弘農河內河東三郡其置  
尹馮翊扶風及太守丞奉之本位在地理志

續漢志集解第二十七校補

百官志四執金吾一人至及主兵器柳從辰曰書鈔五十四引漢

微循不預國政案注注緹騎官本注注作主是柳從緹騎二百辰曰孫輯本仍作注

人集解李祖楸曰至五百見宦者傳今案亦見文苑傳下又宦

義與古今注異并詳與服志上集解

中宮僕一人至中興省太減二千石集解錢大昕曰至當云減千

石今案本條與後中尉條錢皆改本注曰為本日其實非也下

出本注曰非衍惟減秩二千石二蓋為之謬

中宮冗從僕射一人至主中黃門冗從注比尚書郎比原諱封錢

今從之官本注不誤

中宮永巷令一人官本中字

職如長秋如原諱知據錢

太子率更令一人 至 職似光祿 柳從辰曰御覽二百四十七引續漢書百官志作似光祿勳掌官殿

門戶之禁郎將屯衛之士凡多十六字今案此御覽所據本異也又通典亦作似光祿勳多勳字

太子舍人 惠棟曰舍人秦官也漢因之今案前表舍人無說此據通典補

太子家令一人 至 職似司農少府 柳從辰曰御覽二百四十七引本條末亦多擬廷尉也四字

太子洗馬 至 太子出則當直者在前導威儀 柳從辰曰御覽二百四十六引本條者字

作一人二字末亦多蓋洗馬之義也六字今案此與前條擬廷尉也句均說明之辭不類本注文疑御覽有誤

城門校尉一人 至 主兵 案司馬一人千石本注 城門每門候一人 日主兵司字不應提行

案城字應提行 六百石注執板下拜 官本注下作不是柳從辰曰孫輯本漢官典職儀亦作下注云下當

作 其餘上西門注位月惟戌 戌原譌成已正 津門 錢大昭曰雒陽南面西門

開陽門 錢大昭曰南面 耗門注銘曰耗門值季月位在辰 柳從辰曰

御覽一百八十三引李尤此銘下有順陽布惠貧乏是振二句 劉注所引各門銘皆止二句本節錄以辨門位非其全也又耗

門御覽引作旄門蓋此耗字本讀如毛無也 穀門注位光于子 故尤銘以貧乏為言緣音近遂轉為旄耳

官本注  
尤作當

北軍中侯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監五營錢大昕曰漢官制以委任為重不依秩祿之多

寡五營校尉皆比二千石而中侯以六百石監之郡國守相皆二千石而刺史以六百石察之其後政歸臺閣尚書令秩止千

石而權任乃在三公之上矣

屯騎校尉一人至司馬一人千石司字原誤提行已正官本不誤

長水校尉一人錢大昭曰建武七年省十五年復置

司隸校尉一人至都官從事主察舉百官犯法者注都官主雒陽

百官主原譌武錢校據闕本集解惠棟曰注百官官當作姓今

注下引博物記言都官從事掾擊貴戚則是所主者官也非民也通典亦云都官從事史至為雄劇主察百官之犯法者惠乃

謂百官當改百姓誤矣主雒陽百姓者自有雒陽令非司隸從事之職惠或疑從事不過一掾史未能主百官則未思此從事

以都官名固自有說前書藝文志顏注禋官小官名漢名臣奏唐林請省置吏公卿大夫至都官禋官各減十三是也據此可

知都官在禋官上而出公卿大夫下亦小官而非朝官胡應麟請於桓帝得自比都官從事遂作鵠頭召夫將軍西曹掾掾至膝

行辭謝則當時都官從事之職權可見主雒陽百  
官者謂主都中四府以下曹掾眾官犯法者耳

百官志五第二十八 州郡縣鄉亭里 烏桓校尉 後漢書二十八

護羌校尉 王國 宋衛國 百官奉 列侯

梁

刻

令刻 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外十有二州每州刺史一人六百石 集解李祖楸曰豫州刺史見

楊秉威洪王允董卓公孫瓚袁術呂布循吏傳冀州刺史見明入王

蘇章賈琮度向朱穆明入王劉陶李雲左雄周舉王允黨錮董卓

劉虞公孫瓚袁紹傳兗州刺史見第五種張禹李恂楊秉威洪皇

甫規周舉朱雋黨錮董卓公孫瓚袁紹循吏傳儒林傳天文志徐州

刺史見楊秉王龔威洪周舉趙岐陳蕃黃琬黨錮公孫瓚袁紹劉表

儒林傳荆州刺史見靈紀郭賀羊續梁冀馮緄度向楊琰徐瑒楊

震楊秉樂巴李固劉表方術逸民西南夷傳天文志揚州刺史見

靈獻紀馬嚴滕撫劉般張禹威洪黨錮許劭朱雋陶謙袁術獨行

傳天文志并州刺史見靈紀蘇張仲長統周舉趙岐皇甫規段熲

王允郭太董卓袁紹劉焉呂布傳涼州刺史見安靈獻紀馬嚴鄭

興陳龜种嵩种劭傳變蓋勳皇甫規張奐段熲黨錮董卓劉焉劉

者傳益州刺史見安桓獻紀公孫述楊秉种嵩种劭黨錮劉表劉

焉西南夷傳幽州刺史見靈紀寇榮耿夔馬嚴馮緄楊琰黨錮劉

虛受堂

一



虞袁紹東夷鮮卑傳交阯刺史見順靈本注曰秦有監御史監諸

紀賈琮度尚楊疾朱雋南蠻傳天文志郡漢興省之但遣丞相史分刺諸州無常官孝武帝初置刺史十

三人秩六百石古今注曰常以春分行部郡國各遣一吏迎界上

豫克徐青荆揚并益幽涼朔方交阯州各置刺史一人中成帝更

興建武十一年省朔方并并州為十二州置牧各一人成帝更

為牧秩二千石集解李祖琳曰前書綏和元年更名牧哀帝建平

建武十八年復為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其一州屬司隸校尉蔡

漢儀曰詔書舊典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政黜陟能否斷理

冤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

強陵弱以眾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

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姦三條二千石不卸疑獄風厲殺人怒

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苛暴割戮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

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龍頭五條二千石

子弟怙恃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

貨賂割損政令諸州刺史初除比請持板揖不拜獻帝起居注曰

建安十八年三月庚寅省州并郡復禹貢之九州冀州得魏郡安

平鉅鹿河間清河博陵常山趙國勃海甘陵平原太原上黨西河

定襄鴈門雲中五原朔方河東河內涿郡漁陽廣陽右北平上谷

代郡遼東遼東屬國遼西玄菟樂浪凡三十二郡省同隸校尉以

荆襄部分屬豫州冀州雍州省涼州刺史以并雍州部郡得弘農

平西郡張掖張掖屬國酒泉敦煌西漢陽北地武都武威金城西

二郡省交州以其郡屬荆州州得交州之蒼梧南海九真交阯

日南與其舊所部南陽章陵南郡江夏武陵長沙零陵桂陽凡十

三郡益州本部郡有廣漢漢中巴郡犍為蜀郡牂牁越巂益州永

昌健為屬國蜀郡屬國廣漢漢中巴郡犍為蜀郡牂牁越巂益州永

四郡豫州郡本有潁川陳國汝南沛國梁國魯國今并得河南

祭陽都尉凡八郡徐州得齊國北海東萊濟南樂安凡五郡獻帝春

秋曰孫權以步騭行交州刺史東觀書曰交阯刺史持節集解錢

大昕曰注二十二郡案二十二郡之名不見於郡國志者凡六西

平郡蓋分金城置長安興平二年置即張掖居延屬國也昭志備日

漢興郡蓋曹公分關中置永陽郡則獻帝初平四年分漢陽置  
也惟東安南一郡無可考疑本安而衍東字耳秦中記中平  
五年分漢陽置南安郡晉志南安郡領獮道新興中陶三縣又案  
東漢始以屬國都尉領域比于郡守嗣後內地分置都尉亦得稱  
郡晉泰始初置祭陽郡蓋因魏之祭陽都尉也魏志李通傳太祖  
分汝南二縣以通為陽安都尉而趙儼傳云袁紹遣使招誘豫州  
諸郡惟陽安郡不動而都尉李通急錄戶調此亦以都尉為郡之  
證也裴松之引魏略云李勝嘗為祭陽太守請之魏主似魏世已  
有祭陽郡矣惠棟注凡十三郡諸州常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  
下凡十四郡北宋本無兩郡字

注曰巡謂驛馬也縣次傳駕之以走疾猶言古附遂集解官本考

證曰注猶言古附遂何焯校本作猶古言附遂惠棟曰北宋本作

猶古錄囚徒胡廣曰縣邑囚徒皆閱錄視參考辭考殿最胡廣曰

言吏不稱職者為殿舉免之其有治能者為最察初歲盡詣京都奏

上尤異州又狀州中吏民茂才異等歲舉一人初歲盡詣京都奏

事也胡廣曰所察有條應繩異者輒覆問之不茹柔吐剛中興但因

計吏張酺上言臣聞王者法天焚惑奏事太微故州牧刺史入奏

事所以通下問知外事也數十年以來重其道歸煩擾故時止勿

奏事今因以為故事臣愚以為刺史視事滿歲可令奏事如舊典

問州中風俗恐好惡過所道事所聞見考課眾職下章所告及所

自舉有意者賞異之其尤無狀逆詔書行罪法莫勅戒其餘令各

敬慎所職於以衰滅貪邪使佞韓詩外傳曰王者必立獄訟而冤失

所以使闕遠牧眾也遠方之民有飢寒而不得衣食獄訟而冤失

職賢而不舉者入告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

之政教有不得爾者邪如何乃有飢寒而不得衣食獄訟而冤失

職賢而不舉然後其君退而與其鄰大夫謀之遠方之民聞皆曰

誠天子也夫我居之辟見我之近也我居之幽見我之明也可欺

乎哉故牧者所以開四目通四聰集解惠棟曰注可欺乎哉北宋

本重出可欺乎哉李祖楹曰光武紀建武十一年斷州牧自還奏

事後遂因皆有從事史假佐集解李祖楹曰州從事史見李憲蓋

之不改

延朱浮虞延桓榮班固第五種袁安

王充李恂崔駰楊秉益勳史弼陳蕃王允賈武劉虞公孫瓚本注  
袁紹劉表劉焉酷吏獨行儒林方術西南夷傳天文五行志

曰員職略與司隸同史一人從刺史行部治中從事史一人主財

殺簿書兵曹從事史一人主兵事都從事史每郡各一人主察非

法主簿一人錄閣下眾事省署文書門亭長一人主州正門功曹

書佐一人主選孝經師一人主試經月令師一人主時節祠祀律

令師一人平律簿曹書佐一人主簿書典郡書佐每郡各一人主

一郡文書漢制也案司隸有別駕從事史校尉行部奉引總錄眾

事刺史職如司隸行部故有別駕從事史校尉行部奉引總錄眾

表陶謙劉焉獨行傳部從事見喬無都官從事其功曹從事為治

左獨行傳主簿見劉焉呂布傳

中從事充陳禪傅夔袁紹獨行方術傳豫州部郡國六冀州部九

兖州部八徐州部五青州部六荊州部七揚州部六益州部十二

涼州部十二并州部九幽州部十一交州部七凡九十八其二十

七王國相集解李祖林曰二十七王國冀州部八鉅鹿常山中山  
四梁國陳國安平原隸城青河臨趙國勃海也豫州部  
陰也徐州部五東海琅邪彭城下邳縣雒陽縣廣陵也青州部五  
濟南平原樂安縣千乘縣北海縣齊郡七十一郡太守其屬國都尉  
獨也揚州部一九江也北其七十一郡太守其屬國都尉

屬國分郡離遠懸之如郡差小置本郡名世祖并省郡縣四百餘

所後世稍復增之臣昭曰昔在先代列爵殊等九服不同畿荒制

數如身之使臂手之使指故能高卑相固遠近維綱羣后克穆共

康兆庶爰及周衰稍就吞廣邦國侵爭遽懷貪略猶歷數百年乃

能成其并一豈非樹之有本使其然乎秦兼天下開設郡縣孤立

獨王即以顛亡漢祖因循雖不頓革分置子弟終龜諸呂之難漸

剖列郡以滅大都之權後嚴安之徒猶慷慨發憤謂千里之威即

古之疆國慮非安本無窮之計也孝武之末始置刺史監糾非法

不過六條傳車周流匪有定鎮秩裁數百威望輕寡得有察舉之

勤未生陵犯之憂成帝改牧其萌始大既非識治之主故無取焉

爾世祖中興監平政本復約其職還遵舊制斷親奏事省入借煩

漸得目重之路因茲以降彌於歲年母后當朝多以弱守六合危  
動四海潰弊財盡力竭網維撓毀而入方不能內侵諸侯莫敢入  
伐豈非幹強枝弱控制素重之所致乎至孝靈在位橫流既及劉  
焉微僞自為身謀非有憂國之心專懷狼據之策抗論昏世薦議  
愚主盛稱宜重牧伯謂足鎮壓萬里挾姦樹算苟罔一時豈可承  
為國本長期勝術哉夫聖主御世莫不大庇生民承其休謀傳其  
典制猶云事久弊生無或通貫故變改正服革異賈文分爵三五  
參差不一況在豎駭之君挾姦詐之臣其所創置哉焉可仍因大  
建尊州之規竟無一日之治故焉牧益土造帝服于岷峨袁紹取  
冀下制書于燕朔劉表制南郊天祀地魏祖據克遂構皇業漢之  
珍滅禍原乎此及臻後代任寄彌廣委之邦宰之命授之斧鉞之

重假之都督之威開之征討之略晉太康之初武帝亦疑其然乃詔曰上古及中代或置州牧或置刺史置監御史皆總綱紀而不賦政治民之事任之諸侯郡守昔漢末四海分崩因以吳蜀自擅自是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此一當輪戢干戈與天下休息諸大夫之力江表平定天下合之為一當輪戢干戈與天下休息諸州無事者罷其兵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出頒詔條入奏事京城二千石專治民之重監司清峻於上此經久之體也其便省州牧晉武帝又見其弊矣雖有其言不卒其事後嗣續繼牧鎮愈重據地分爭竟履天下昔王畿之大不過千里州之權挾董司之力爭疆虎視之辰邊鼎革終之日朱嘗不藉藩兵之權挾董司之力逼迫伺隙陵奪冲幼其甚者臣主揚兵骨肉戰野昆弟泉懸伯叔屠裂未壯披心尾大不掉既用此始亦病以終傾轉愈襲莫或途改致雒京有銜璧之痛秦臺有不守之酷胡羌遞興氏鮮更起摩滅羣黎流禍百世堅冰所漸兼緣茲齏嗚呼後之聖王必不久滯斯迹靈長之終當有神算不然則雄捍反拒之凡州所監都為京事懼甚於此心慙疆作害之謀方盛於後意

都置尹一人二千石集解錢大昕曰秦京都置尹一人志正文也當作部以上文云每州郡國若干因改部字義以丞一人每郡

置太守一人二千石丞一人郡當邊成者丞為長史古今注曰建武六年三月

令郡太守諸侯相病丞長史行事十四年罷邊郡太守丞長史領丞職集解惠棟曰漢官曰太守秦官也秦滅諸侯用李斯議分天

下為三十六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李祖楮曰太守丞見順紀桓譚孔奮羊續劉平謝賜咸洪西南夷傳邊郡丞稱西史如索班為敦煌長史親耕蓋勳為漢陽長史觀木田颯為隴西長史上官為金城長史親耕馬襄為西河長史親耕是也前書

郡有長史掌兵 王國之相亦如之每屬國置都尉一人比二千石

馬秩六百石 集解李祖楮曰安定屬國都尉見桓紀皇甫規張奐傳張掖屬國

都尉見寶融馮勤儒林傳張掖居延屬國都尉見劉殷傳廣漢屬

國都尉見馮緄傳遼東屬國都尉見安紀段熲方術傳蜀郡屬國

都尉見方術傳蜀郡西部都尉見南蠻傳前書屬國都尉皆武帝

初置顏注屬國者存其國號而屬漢朝故曰丞一人 集解李祖楮

屬國如居延屬國等是居延匈奴中地也 本注曰凡郡國皆掌治民進賢勸

上邊郡稱長史例也見續傳 功決訟檢姦常曰春行所主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

吏案訊諸囚平其舉法論課殿最 案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

何以文無害歲盡遣吏上計 盧植禮注曰計斷九月因秦以十月

為沛主吏掾 東夷傳律麻禮儀志計者計簿也舊制使郡丞奉歲計詣京師上

東夷傳律麻禮儀志計者計簿也舊制使郡丞奉歲計詣京師上

之并舉孝廉郡口二十萬舉一人 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與計借拜郎中中廢中興和帝永元十四年復補郎官

當時帝以所舉孝廉每與郡口率不均乃從丁鴻議令郡口二十

萬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

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

唯緣邊郡口十萬則歲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

下三歲舉一人稍異親親順帝陽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

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賡奏乃得應典兵禁備盜賊

選據此舉孝廉之例亦隨時隨地而為制也典兵禁備盜賊

日典上疑當有尉景帝更名都尉集解李祖楹曰前表秦每郡置

一人三字而奪之景帝更名都尉尉集解李祖楹曰前表秦每郡置

比二千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郡武帝又置三輔都尉各一人譏出

亦有時不置太守并職於都尉武帝又置三輔都尉各一人譏出

入集解李祖楹曰京輔都尉見張宗傳左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  
殖穀集解李祖楹曰建武八年以梁騰為酒泉典農都尉見梁統  
都尉比也蓋屬國都尉主蠻夷降者集解李祖楹曰前漢以典屬  
見西域傳屬國但置屬中興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  
國都尉掌之古今注曰六年八月省都尉官應劭曰每有劇賊郡臨時置都尉  
事訖罷之集解惠棟曰胡廣漢官解詁都尉下曰舊時以八月都  
試講習其射力以備不虞皆絳衣戎服示揚威武折衝厭難也李  
祖楹曰建武初沛郡汝南都尉李忠杜詩觀本河南都尉張宗規



傳歐陽歆見麟干乘都尉何寵觀河東都尉樊晁太山都

尉夏恭規散武陵都尉温序視麟皆在未省以前建武七年又罷

護漕都尉初平元年唯扶風都尉未省關都尉也建武初以陰識為關

省獻帝初平元年始罷之親本省關都尉也建武初以陰識為關

都尉鎮函谷是也觀九省十九年復置後不云省史亦無攷

靈帝中平元年又置函谷廣城伊闕大谷轅轅旋門小平津孟津

八關都尉蓋中省仍置也唯邊郡往往置都尉郡各都尉如會稽

東部都尉見順紀敦煌酒泉張掖都尉見寶融傳遼東都尉見馮

緄傳交阯都尉見胡廣傳安定都尉見傅燮傳九真都尉見黨錮

傳會稽西部都尉見獨行傳案明帝時有京輔都尉陳新觀九

江都尉膝撫觀桓帝時太山都尉侯章觀抗徐觀鯨孔宙觀

傳是內郡亦往往置之不邊郡順紀永壽元年置及屬國都尉

太山琅邪都尉注云因寇賊不息故也與上應說合及屬國都尉

稍有分縣治民比郡集解李祖楙曰本紀和帝永元元年復置西

尉安帝永初元年分健為南郡為屬國都尉十五年復置遼東西部都

屬國都尉延光二年分蜀部西羌西南夷傳安帝曰羌犯法三輔有

二年復置隴西南部都尉官此皆分縣治民也安帝曰羌犯法三輔有

復有金城西部都尉官此皆分縣治民也安帝曰羌犯法三輔有

陵園之守乃復置右扶風都尉京兆虎牙都尉應劭漢官曰蓋天

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尚矣易稱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

之利以威天下春秋三時務農一時講武詩美公劉匪居匪康入

耕出職乃襄餼糧干戈載揚四方莫當自郡國罷材官騎士之後  
官無警備實啟寇心一方有難三面救之發與雷震煙蒸電激一  
切取辦黔首靡然不及講其射御用其戒誓一旦驅之以即強敵  
猶鳩鵲捕鷹鷂豚羊弋豺虎是以每戰常負王旅不振張角懷挾  
妖僞遐邇搖蕩八州并發煙炎絳天牧守梟裂流血成川爾乃遠  
徵三邊殊俗之兵非我族類忿鷙縱橫多僞良善以爲己功財貨  
糞土哀夫民氓遷流之咎見出在茲不教而戰是謂棄之跡其禍  
敗豈虛也哉春秋家不藏甲所以一國威抑私力也今雖四海殘  
壞王命未洽可折衝歷難若指於掌故置右扶風集解李祖楸曰  
京兆虎牙都尉見安桓紀耿恭趙岐公孫瓚西羌傳天文志右扶  
風都尉見皇甫規西羌傳漢官曰涼州近羌數犯三輔都尉將皆  
兵護園林秩比二千石解見西羌傳先謙曰官本於掌作以掌皆  
置諸曹掾史新論曰王莽時置西海郡令其吏皆百本注曰諸曹

略如公府曹無東西曹蔡質漢儀曰河南尹掾出考案與從有功

曹史主選署功勞集解李祖楸曰郡功曹史見皇后紀彭寵公孫

述寇恂任光馬稜馮勤吳良申屠剛絕承邳惲

杜詩廉范王堂樊準虞延周章曹褒桓曄法雄班固樂恢張禹袁

安袁閻張圃韓稜爰延王充陳禪橋玄王翼臧洪馬融鍾皓陳寔

列女東夷傳集解李祖楸曰郡五官掾見任光邳其監屬縣有五部督

後漢志二十八

六

郵曹掾一人集解李祖楸曰郡督郵見馮異馬嚴伏陸邛傳蘇不

黨錮儒林獨韋虞延鄭弘班固鍾離意何敞橋玄周變陳球陳寔正門有亭長一人集解李祖楸曰門亭主記室史主

錄記書催期會記室史見袁安傳無令史閣下及諸曹各有書佐

幹主文書漢官曰河南尹員吏九百二十七人十二人百石諸縣

六人案獄仁恕秩三十五人官屬掾史五人四部督郵吏部掾二十

史二百三十一人集解惠棟曰幹漢碑皆作干古字通也案獄仁

恕魯恭傳有仁恕掾肥親是也百石卒吏朱錫鬯云黃霸傳補左

馮翊二百石卒吏蓋秩有同故舉石之多寡以別之卒租勿切

又書佐漢律郡卒吏皆書佐各十人又循行二百二作一趙明誠曰

昌召邱遲而下十九人皆作修行案北海相景君碑陰載故吏自都

耶乘王充論衡曰一縣佐吏之村任郡掾史一郡脩行之能堪州

從事然而郡不召佐史州不取脩行者巧習無害文少德高也證

此則循行當作脩行無疑矣李祖楸曰郡倉曹掾見郭躬射應奉周變

掾見邳惲循吏儒林獨行方術傳決曹掾見王霸郭躬射應奉周變

循吏酷吏獨行傳賊曹掾見銚期黨錮酷吏傳兵曹掾見楊厚崔

浮東夷傳漕水掾見方術傳仁恕掾見魯恭傳文學掾見楊厚崔

陳寔儒林文苑方術傳門下掾見公孫述寇恂祭遵吳良邳惲

袁安崔駰種嵩獨行傳主簿見王堂袁安種嵩朱雋循吏獨行南

繼傳書佐見焚準蔡邕屬官每縣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

置長四百石小者置長三百石侯國之相秩次亦如之應劭漢官

官表云萬戶以上為令萬戶以下為長三邊始孝武皇帝所開縣

戶數百而或為令荆揚江南七郡惟有臨湘南昌吳三令爾及南

陽穰中土沃民稠四五萬戶而為長桓帝時以江南陽安為女公

主邑改號為令主薨復復其故若此為繁其本俗說令長以水土

為之及秩高下皆無明文班固通儒述一代之書斯近其真集解

惠棟曰注以江南陽安江誤當作汝南陽安縣屬汝南也順帝女

華延熹元年本注曰皆掌治民願善勸義禁姦罰惡理訟平賊恤

封陽安公主民時務秋冬集課上計於所屬郡國胡廣曰秋冬歲盡各計縣戶

上其集簿丞尉以下歲詣郡課校其功功多尤為最者於廷尉勞

勉之以勸其後負多尤為殿者於後曹別責以糾怠慢也諸對辭

窮尤困收主者錄史闕白太守使取法丞尉縛責以明下轉相

督勅為民除害也明帝詔書不得僇辱黃綬以別小人吏也凡縣主蠻夷曰道公主所食湯沐曰國李祖林曰前表列侯所食

縣曰國皇后公縣萬戶曰上為令不滿為長侯國為相皆秦制也

主所食曰邑史記秦并天下夷郡丞各一人丞見耿恭儒林傳尉大縣二人小

縣銷兵刃示不復用丞各一人丞見耿恭儒林傳尉大縣二人小

縣一人集解李祖楙曰洛陽左尉見橋玄傳本注曰丞署文書典知倉獄尉主盜賊

凡有賊發主名不立則推索行尋案察姦宄已起端緒應劭漢官曰大縣丞

左右尉所謂命鄉三人小縣一尉一丞命卿二人集解李祖楙曰縣尉見賈復魯恭丁鴻逸民傳案漢時守相丞尉皆命於朝廷曹

掾以下則用本郡之人由郡縣自辟除之常居門下故諸掾常以門下為號和安紀陳寵黨錮傳可參證各署諸曹掾

史本注曰諸曹略如郡員集解李祖楙曰縣功曹見袁安爰延橋

下書佐見朱雋酷吏傳門下史見種五官為廷掾集解李祖楙曰

爰延酷吏傳監鄉五部春夏為勸農掾秋冬為制度掾漢官曰雒陽令

四百石孝廉左尉四百石孝廉右尉四百石員吏七百九十六人

十三人四百石鄉有秩獄吏五十六人佐史鄉佐七十七人斗食

令史嗇夫假五十人官掾史幹小史二百五十人書佐九十八人循

行二百六十人集解李祖楙曰本紀明帝幸鄴賜縣掾史及門闈

走卒注云伍伯下規侍闈門闈勸帝幸鄴賜縣掾史及門闈

傳前表縣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百石以

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為少吏按少吏亦作小吏見章紀

鄉置有秩三老

老見各紀循吏傳游徽集解李祖楙曰游本注曰

有秩郡所署秩百石

漢官曰鄉戶五千則置有秩集解惠棟曰倉頡廟人名碑曰進勺左鄉有秩池陽左鄉有

秩池陽集水有秩穀院君神祠碑曰有秩長安賈福李翕碑云敕衡官有秩街彈碑曰有秩定陵杜則趙明誠曰前漢掌故以鄉有

秩補太守卒吏百官志云云然則有秩蓋六鄉吏民也案仲長統傳注引十三州志曰有秩裔夫得假半章印掌一鄉人

風俗通曰秩則田間大其鄉小者縣置裔夫一人風俗通曰裔者

夫言其官裁有秩耳其鄉小者縣置裔夫一人省也夫賦也言

消息百姓均其役賦策解惠棟曰黃恭交廣記曰秦兼天下又除附庸為鄉有鄉則有里今之裔夫是也鄉之為言境也言在人境

域之中是社稷之臣也夫之為言扶也扶助縣國無自專之威也說文鄉國離邑民所封鄉也裔夫別治封圻之內六鄉六卿治之

李祖琳曰鄉裔夫見任光鄭弘鄭玄第五倫爰延吳祐傳裔夫中興後園陵廟亦往往置之知祭事徵求諸事不僅鄉也見宗室四

王三侯皆主知民善惡為役先後知民貧富為賦多少平其差品蓋延傳

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為民法

式者皆扁表其門曰興善行集解惠棟曰及作為何晏景福殿賦曰爰有禁楬勒分翼張承以陽馬列

以員方李善曰楬附陽馬之短柄也說文關西謂旁曰篇扁署也

從戶冊者署門戶之文也柄署雖殊為文之義則一也扁與楬同

音必綿切游徼掌徼循禁司姦盜又有鄉佐屬鄉主民收賦稅俗

後漢志二十八

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

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盜賊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

亭有亭長曰禁盜賊虞延趙孝鍾離意李固循吏獨行方術逸民

傳本注曰亭長主求捕盜賊承望都尉正一歲以爲衛士一歲爲

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陣八月太守都尉令長相丞尉會都試

課殿最水家爲樓船亦習戰射行船過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障塞

烽火追虜置長史一人丞一人治兵民當兵行長領置部尉千人

司馬候農都尉皆不治民不給衛士材官樓船年五十六老衰乃

得免爲民就田應合選爲亭長亭長課徼巡尉游徼亭長皆習設

備五兵五兵弓弩戟楯刀劍甲鎧鼓吏赤轅行滕帶劍佩刀持楯

被甲設矛戟習射設十里一亭亭長亭候五里一郵郵間相去二

里半司姦盜亭長持二尺板以幼賊索繩以收執賊風俗通曰漢

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蓋行旅宿會之所館亭吏舊名負

弩改爲長或謂亭父集解官本考證曰注過郡太守過本亦作邊  
惠棟曰周禮遺人職曰三十里有宿鄭元曰宿可止宿若今之亭  
有室矣風俗通曰亭長者一亭之長率也又注或謂亭父方言云  
楚東海之間亭父謂之亭公卒謂之弩父李祖楸曰獨行傳王忱  
除郡令到官至棘亭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遇客不可宿忱曰仁德  
時亭爲何鬼之遊即入亭止宿而漢

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曰告本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

家伍主五家曰相檢察民有善事惡事曰告監官

風俗通曰周禮五家為鄰四鄰

為里里者止也里里有司司五十家共居止同事

邊縣有障塞尉

塞尉也漢制每塞要處別築為城置人守塞侯望

謂之候城即障也建武初匈奴諸胡犯塞遣將分障塞

元應劭南蠻西羌傳

本注曰掌禁備羌夷犯塞

太公陰符曰武王問太公願

武王問吏之重罪太公曰一吏苛刻二吏不平三吏貪污四吏以

威力迫脅於民五吏與史合姦六吏與人亡情七吏振懼於民夫治

者有三罪則國亂而民愁盡有之則民流亡而君失其國武王曰

民亦有罪乎太公曰民勝吏治大臣一也民宗強侵陵羣下二也

也民甚富傾國家三大也民尊親其君天下歸慕四大也眾暴寡

五大也民有百里之譽千里之交六大也民以吏威為權七大也  
恩行於吏八大也民服信以少為多尊人田宅費人妻子九大也  
民之基業畜產為人所苦十大也所謂一家害一里一里害諸侯  
諸侯害天下武王曰絕吏之舉塞民之大奈何大公曰察民之暴



吏明其賞審其誅則吏不敢犯辜民不敢大也武王曰是民吏相  
伺上下不和而結其讐太公曰為君守成為吏守職為民守事如  
此各居其道則國治國治則都治都治則里治里治則家治家治  
則善惡分明善惡分明則國無事國無事則吏民外不懷怨內不  
徵事策解惠棟曰注賤買其郡有鹽官鐵官工官都水官者隨事  
賣貴於民賣貴作貴賣

廣狹置令長及丞秩次皆如縣道無分士給均本吏本注曰凡郡

縣出鹽多者置鹽官主鹽稅出鐵多者置鐵官主鼓鑄胡廣曰鹽

得鹽或以鑿井煮海水而以得之者鑄銅有工多者置工官主工

稅物有水池及魚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漁稅在所諸縣均差

吏更給之置吏隨事不具縣員

使匈奴中郎將一人比二千石集解李祖楙曰使匈奴中郎將見

揚秉种壽威洪皇甫規張奐郭太本注曰主護南單于置從事二

人寶武南匈奴鮮卑傳天文五行志有事隨事增之集解李祖楙曰匈奴中郎將從掾隨事為員護

羌烏桓校尉所置亦然應劭漢官曰擁節屯中步南設官府掾史

單于歲遣侍子來朝謁者常送迎焉得賜

弓馬龍屬他物百餘萬請者事訖還具表付帑藏詔書勅自受集  
解惠棟曰注擁節屯中步鄭元禮記注曰節所以明信輔君命也  
今漢使者擁節李祖楹曰本紀建武六年匈奴遣使奉獻使中郎  
將韓統報命與匈奴通始此十四年中郎將劉襄使匈奴報  
命此皆以中郎將權其事也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彬授南單于  
璽書設官府令入居雲中將兵屯西河美稷以衛護之乃置真焉  
或稱護匈奴中郎將詳見匈奴傳

護烏桓校尉一人比二千石集解李祖楹曰護烏桓校尉見安和

陶黨錮劉虞公孫瓚西羌本注曰主烏桓胡應劭漢官白擁節劉

烏桓鮮卑傳天文五行志烏桓胡史一人司馬二人皆

六百石並領鮮卑客賜質子歲時胡市馬晉書曰漢置東夷校尉

以撫鮮卑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護烏桓校尉孝武時烏桓

屬漢始于幽州置之又注客賜質子歲時胡市馬烏桓傳客作賞

胡作互李祖楹曰烏桓校尉司馬見公孫瓚傳前書護烏桓校尉

武帝初置秩二千石擁節以護內附烏桓使不得與匈奴通後并

於匈奴中郎將中興建武中從班彪議復屯上谷甯城後或以中  
郎將護之見盧植傳

護羌校尉一人比二千石集解李祖楹曰護羌校尉見光武明章

龍梁僅麗參蓋勳馬融皇甫規段熲王本注曰主西羌應劭漢官

允董卓循吏獨行西羌傳天文五行志本注曰主西羌應劭漢官

史司馬二人皆六百石集解李祖楙曰護羌校尉長史見鄧訓傳

從事見獨行西羌傳主簿見獨行傳武帝時諸羌為寇叛服無常

乃置校尉持節擁護降羌王莽亂遂罷建武九年從班彪議以牛

郎為之一如舊制郎卒官省明帝永平元年以謁者竇林領校尉

林誅以謁者郭襄領之襄免官復省章帝建初元年復專設詳見西

軍吳棠領校尉棠免後以鄰郡太守代行其事不復專設詳見西

羌傳又有護西域都尉見明章和安順紀戊己諸校尉見明章和

見西傳董卓傳五行志長史見班固傳司馬見恭傳諸部候詳

皇子封王其郡為國每置傅一人集解李祖楙曰王國傅見宗室

入王杜林何相一人集解趙熹宋弘韋彪郭丹鮑永王堂鄭弘賈逵

敵儒林傳相張宗王扶劉般劉愷趙咨鍾離意宋均張禹袁閎韓稜周景郭鎮

陳寵霍爾徐珍明入王橋玄崔瑗楊震楊秉章八王陳球樂巴張

衡黃琬荀淑荀爽陳紀李燮杜喬吳祐史弼孔融陳蕃黨錮朱

儁劉虞呂布循吏酷吏宦者儒林文苑獨行列女傳五行志

千石本注曰傅主導王言善禮如師不臣也相如太守有長史如郡丞集

李祖楙曰馬融為河間王獻長史見漢初立諸王因項羽所立諸

王之制地既廣大且至千里又其官職傅為太傅相為丞相又有

御史大夫及諸卿皆秩二千石百官皆如朝廷國家唯為置丞相

其御史大夫曰下皆自置之胡廣曰後漢妾數無限別乃制設正適曰如取小夫人不得過四十人

至景帝時吳楚七國恃其國大遂曰作亂幾危漢室及其誅滅景

帝懲之遂令諸王不得治民令內史主治民改丞相曰相省御史

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武帝改漢內史中尉郎中令之名前

曰改漢內史為京兆尹中尉為執金吾郎中令為光祿勳而王國如故員職皆朝廷為署不得

自置至漢成帝省內史治民更令相治民漢舊儀曰大司空何武

尉如都尉參職是後中尉太傅但曰傅臣昭曰觀乎高祖之創業

爭權與王相奏常不和也太傅但曰傅也豈直鴻勳碩德大庇羣

生蕩其毒虐厝之和泰而已哉至於謀深慮久封建子弟蕃維盤

固規謀宏遠及於三趙不終燕靈天絕齊代淮楚皆為外重故宋

昌曰外畏齊楚淮南斯非效與事過則弊執或通之全國之難誠

固財物之富作衛之益亦既得之於前矣故賜以几杖用息姦謀

景帝遂削蕃國之權刻骨肉之援封為君而不聽治其民置為主

而稍賤其臣矯枉過甚遂臻於此呂霍之危朝后族愈貴於來寵

侯其生此乃達觀深識監於親陪之要者也豕嗣必傳萬里之地  
分其欲使動搖不得於經維遠算且已礙矣復哀平之際劉氏偏  
於四海宗正著錄遂以萬數及乎後漢彌循前迹光武十子並列  
繼外近郡孝明八國不能開底遠民國近則不可以大不則不  
足爲強此所以本技之援終以少固若使漢分兩越置二三親國  
割吳楚樹數四列蕃割遠海而分皇枝開隴蜀而王子弟使主尊  
顯依漢初之貴民無定限許滋養之富若有昏虐之嗣可得廢而  
不得削其入貢輕重之法疏其來朝往復之數君臣永許百  
之制其國之民長無遷動之志四方得志聽離官列封懷賢抱  
世之期一國之長無遷動之志四方得志聽離官列封懷賢抱  
智隨所適樂土強弱相伴遠近相推舉其大歸略其小滯與其畫  
一班之海內天子之朝自非異姓僭奪不得與勤王之師諸蕃盜  
自非雜互篡主不降討伐之詔犬牙相經共爲嚴國雖王莽善盜  
將何因而敢竊曹操雄勇亦安能以得士斯無俟極聖然克行明  
賢麤識亦足立故父子首足也昆弟四肢也當使筋骨髓血動靜  
足以相勝長短大小幹用足以相衛類魁岸可得比壽松晉喉咽  
頭刻背露骨剝膏腴以禪頷而謂顧頰有割脛致腹取骨肉以增  
擁腫必能長生久視哉漢氏得之微猶能四百載魏人失之甚不  
滿數十年爰自晉世矯枉太過入列皇朝非簡賢之授唯親是貴  
無愚智之辨不能勝衣冠早據公相之尊童蒙幼子遊登槐嶽之  
位職應論道而未離保母之養續侯賦政而服二三尺衣英賢大  
度稟彼昏雅高才碩儒恭承藐識公餽覆而不憂美錦碎而愈裁  
兼授若流遇遷競路才驚任重功勢疊多曉比名於公旦夕同舉  
於盜跖衰稱無位可以充德貶退刑緩不足以塞咎威力強濟聲

實陸重嫌猜畏逼身受其弊覆滅分體若梟仇寇齏粉同氣有過  
他逆忠貞之士橫罹其囚志節之人狼狽其禍闕伯竇沈繼踵史  
筆顯思顯甫比有國書趙倫以愆恩排天齊攸以賢明謝世枉鬱  
殄夷冤孫就盡不可勝載矣豈周漢之君多幸悌之性晉宋之主  
稟豺狼之情蓋事勢使之然也朝行斯術夕窮崩亂未能革後來  
事愈甚蒼生為此將盡矣四海為此構賊矣本集魏先謙曰官聖帝  
英君欲反斯敗必當更開同姓之國置不增之約罷皇肩入宮之  
棟守盟性礪河之篤乃可還險墜之路反乎全安之轍也集解惠  
棟曰注比壽松晉松晉赤松王子晉也先謙曰官本威作或  
考證云注或力強濟聲實陸重或當作威位朝廷廷字衍

中尉一人比二千石集解李祖楹曰中尉見光武十王章入王傳禮儀志本注曰職如郡都

尉主盜賊東觀書曰其紹封削細者中尉內史官屬亦以率郎中

令一人集解李祖楹曰郎中令僕一人皆千石本集解李祖楹曰僕見江革傳

注曰郎中令掌王大夫人郎中宿衛官如光祿勳自省少府職皆并

焉僕主車及馭如太僕本注曰太僕比二千石武帝改但曰僕集解

錢大昕曰注字衍此言王國之僕其初亦稱太僕武帝時始去太字耳又皆減其秩治書比六百石

本注曰治書本尚書更名大夫比六百石集解李祖楹曰中大夫見宗室四王三侯光武

十王章八王傳本注曰無員掌奉王使至京都奉璧賀正月及使諸國本

皆持節後去節謁者比四百石集解李祖楹曰謁者見安紀本注曰掌冠長冠

本員十六人後滅集解錢大昕曰此句疑有脫誤據太子洗馬注

十六人矣漢朝謁者掌賓贊受事及上章報問則王國之謁者亦宜有

掌亦宜如之或云掌冠長別是一官如禮樂長衛士長之類則員

不得若是之多也禮樂長本注曰主樂人衛士長本注曰主衛士

先謙曰上冠去聲集解李祖楹曰第五倫傳建本注曰主醫藥永巷長本注

醫工長武中倫為淮陽國醫工長本注曰主醫藥永巷長本注

曰宦者主宮中婢使祠祀長本注曰主祠祀皆比四百石自禮樂

皆四郎中二百石集解李祖楹曰郎中見安紀劉盆本注曰無員

衛公宋公本注曰建武二年封周後姬常為周承休公集解李祖

注武帝封周後姬嘉為周子南君成集解李祖楹曰日本紀注武帝封十五年封殷後孔安為殷紹嘉

公集解李祖楹曰本紀注武帝封十四年改常為衛公安為宋公

曰為漢實在三公上五經通義二王之後不考功有誅無絕鄭玄

祭其始祖行其正朔此謂通三統也三恪者敬其先聖封其後而已無殊異者也集解惠棟曰本紀在十三年此云十四年誤

列侯所食縣為侯國本注曰承秦爵二十等為徹侯金印紫綬曰

賞有功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得臣其所食吏民後避武帝諱

為列侯集解李祖楹曰前表亦曰通侯禮記武帝元朔二年令諸

王得推恩分眾子土國家為封亦為列侯舊列侯奉朝請在長安

者位次三公中興曰來唯曰功德賜位特進者次車騎將軍胡廣

度曰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朝侯集解先謙曰次五校尉

賜位侍祠侯集解李祖楹曰侍祠侯見鄧禹張奮劉般傳次大夫其餘曰肺腑及公主

子孫奉墳墓於京都者亦隨時見會位在博士議郎下胡廣制度

諸諸王封者受茅土歸曰立社稷禮也胡廣曰諸王受封皆受茅

自有制度至於列侯歸國者不受茅土不立宮室各隨貧富裁制黎庶以守其寵列土特進朝侯賀正月

執璧云每國置相一人其秩各如本縣本注曰主治民如令長不



臣也但納租于侯百戶數為限其家臣置家丞庶子各一人集解李祖

楸曰列侯家丞本注曰主侍侯使理家事列侯舊有行人洗馬門見朱暉張奮傳

大夫凡五官中興呂來食邑千戶已上置家丞庶子各一人不滿

千戶不置家丞又悉省行人洗馬門大夫集解李祖楸曰前表惟載家丞庶子門大夫無

行人洗馬

關內侯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侯但爵身其有家累者與之關內之邑食其租稅也古今注曰建武六年初令關內侯食邑

者俸月二承秦賜爵十九等為關內侯無土寄食在所縣民租多

少各有戶數為限荀綽晉百官表注曰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關中故以為號劉劭爵制曰春秋傳有庶長鮑商

君為政備其法品為十八級合關內侯列侯凡二十等其制因古義古者天子寄軍政於六卿居則以田警則以戰所謂入始治之

出使長者素信者與眾相得也故啟伐有扈乃召六卿大夫之在軍為將者也及周之六卿亦以居軍在國也則以召比長閭胥族師

黨正州長卿大夫為稱其在軍也則以卒伍司馬將軍為號所以異在國之名也秦依古制其在軍賜爵為等級其帥人皆更卒也

有功賜爵則在軍吏之例自一爵以上至不更四等皆士也大夫以上至五大夫五等比大夫也九等依九命之義也自左庶長

上至大庶長九卿之義也關內侯者依古圻內子男之義也秦都  
山西以關內為王畿故曰關內侯也列侯者依古列國諸侯之義  
也然則卿大夫士下之品皆放古比朝之制而異其名亦所以殊  
軍國也古者以車戰兵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分翼左右車大夫  
在左御者處中勇士居右凡七十五人一爵曰公士者步卒之有  
爵為公士者二爵曰上造造成也古者成士升於司徒曰造士雖  
依此名皆步卒也三爵曰簪褭御駟馬者要褭古之名馬也駕駟  
馬者其形似簪故曰簪褭也四爵曰不更不更者為車右不復與  
凡更卒同也五爵曰大夫大夫者在車左者也六爵為官大夫七  
爵為公大夫八爵為公乘九爵為五大夫皆軍吏也吏民爵不得  
過公乘者得貫與子若同產然則公乘者軍吏之爵最高者也雖  
非臨戰得公卒車故曰公乘也十爵為左庶長十一爵為右庶長  
十二爵為左更十三爵為中更十四爵為右更十五爵為少上造  
十六爵為大上造十七爵為中更十八爵為右更十九爵為左庶  
為關內侯二十爵為左庶長二十一爵為右庶長二十二爵為左  
軍將也所將皆庶人更卒也故以庶更為名大庶長即大將軍也  
左右庶長即左右偏裨將軍也古今注曰成帝鴻嘉二年令吏民  
得買爵級千錢集解李祖楙曰本紀明帝即位賜天下男子人二  
級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級流民欲自占者人一級後各帝即位及  
諸慶典據為常憲是爵為二十等非賜不得有也至安帝永初三  
年令吏民入錢穀得為關內侯及五大夫等五級錢各有一錢  
結似五穀皆輝稷桓帝延熹二年占賣關內侯五大夫錢各有差  
由是開爵之風爵賞亦云濫矣案魏志獻帝建安二十一年又  
置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後世虛

封之例蓋始此也

四夷國王率眾王歸義侯邑君邑長皆有丞比郡縣集解惠棟曰隸績繁長張

禪等題名有邑長三人邑君三人此其證也

百官受奉例古今注曰建武二十六年四月戊戌增吏奉如此志

月詔增百官奉其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增於舊秩大將軍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中

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二千石奉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奉月百

斛千石奉月八十斛六百石奉月七十斛比六百石奉月五十斛

四百石奉月四十五斛比四百石奉月四十斛三百石奉月四十

斛比三百石奉月三十七斛二百石奉月三十斛比二百石奉月

二十七斛一百石奉月十六斛斗食奉月十一斛漢書音義曰斗食祿日以斗為

計佐史奉月八斛古今注曰永和三年初與河南尹及雒陽員吏四百二十七人奉月四十五斛臣昭曰此言豈

其妄乎若人人奉四十五斛則四百石秩為大凡諸受奉皆半錢優而無品若共進奉者人不過一斗亦非義理

半穀

荀綽晉百官表注曰漢延平中二千石奉錢九千米七十斛真二千石月錢六千五百米三十六斛比二千石月錢

五千米三十四斛一千石月錢四千五百米三十斛六百元錢三千

五百米二十一斛四百石月錢二千五百米十五斛三百石月錢

二千米十二斛二百石月錢一千米九斛百石月錢八百米四斛

入斗獻帝起居注曰帝在長安詔書以三輔地不滿千里而軍師

自用度非一公卿已下不得奏除其若公田以秩石為率賦與令各

自收其租稅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奉錢奉作舉考證云舉當作奉

贊曰帝道淵默冢帥修德寡言御眾分職乃克不置不監無驕無

忒程是司徒寧民康國

百官志五第二十八終

後漢書二十八

續漢志集解第二十八校補

百官志五外十有二州至其一州屬司隸校尉注以六條問事至

割損政令

今案六條據前表顏注引漢官典職儀喜則任賞任作淫煩擾苛暴剝戮黎元苛作刻戮作截估恃榮勢

枯恃作恃估割損政令政作正通典注惟喜則任賞與此注同餘皆與師古引同又割損政令御覽二百五十四引作割剝民

人與三條剝戮黎元元獲自係誤文又注今并得河南滎陽都尉官本注榮誤榮世祖并

省郡縣四百餘所後世稍復增之注漸得自重之路官本注路作略凡

州所監都為京都置尹一人二千石案凡字應提行集解錢大昕曰至

字譌又慎倒其文耳今案後文凡縣亦以凡字起謂上六字為注文之譌固非矣至改作凡州所監為部

亦不能以京都為刺史部也此不過監都之都為郡字之寫譌耳凡郡為京師則置尹兩漢皆如此晉詩師是以變言京都

歲盡遣吏上計注因秦以十月為正故也官本注末無也字中興建武

六年省諸郡都尉無都試之役注每有劇賊官本注賊作職案都尉本以備盜賊

作職非也觀順紀置太山琅柳從辰曰御覽二百六有邪都尉即是因有劇賊置有功曹史十四引辨釋名曹羣也

功曹吏所 羣聚也 有五部督郵曹掾一人 柳從辰曰後漢以郡督郵顯名者許慶字子伯家貧為郡

督郵乘牛車鄉里號曰輅車督郵當與友人談論漢無統嗣幸臣專勢世俗衰薄賢者放退慨然據地悲哭時人稱許子伯哭

世又太尉聞人饑初為郡督郵行則負擔以則無被連廬皮屬以自覆不受人一浪之費均見御覽二百五十三引謝承書屬

官 至 秩次亦如之注荆揚江南七郡 揚原譚陽已正官本注亦誤

凡縣主蠻夷曰道 至監鄉五部 官本無 及學士為民法式者集解

惠棟曰及作為 案此當是據北宋本及作為 又有鄉佐屬鄉主

民收賦稅注大率十里一鄉 案此當是十里一亭一鄉注有脫誤

邊縣有障塞尉本注曰掌禁備羌夷犯塞注五吏與史合姦 官本注史

作吏 是 六吏與人亡情七吏作盜賊使人為耳目 今案以上二人字亦當是民字

唐時功令習後漢書者兼習八志 又注民勝吏滔大臣 官本注滔作厚

中尉一人 至 本注曰掌冠長冠 官本中字 集解錢大昕曰 至 則員

不若是之多也 今案漢制諸王不得交通賓客自無賓贊報問之事通典載後漢王侯官尉亦無掌長冠官名

錢氏疑非所疑皆誤也與服志明云唯長冠諸王國謁者以爲常朝服此不過常字沿上文偶譌爲尊耳太子洗馬員十六人職如謁者太子出則當直者在前導威儀王國謁者亦員十六人其職務自亦同於太子洗馬主爲王導威儀不必更以光祿勳屬之謁者爲比況卽謁者臺諸謁者亦以天子出奉引及主殿上時節威儀爲常職也

百官受奉例

至

凡諸受奉皆半錢半穀集解先謙曰

至

考證云舉

當作奉

謹案此注下文皆以月計似奉舉皆月之譌否則奉下脫月字



輿服志上第二十九

玉駟 乘輿 金根 安車 立車  
耕車 戎車 獵車 駟車 青蓋車

錄車 早蓋車 夫人安車 大駕 法駕 小駕  
輕車 大使車 小使車 載車 導從車 車馬飾

後漢書二十九

梁

刻

令劉 昭補注

王先謙集解

書曰明試曰功 孔安國曰攷試其君 車服曰庸 孔安國曰賜以車

任也又一通諸侯四朝各使陳進治化之言明試其言以要其功

功成則錫車服以表顯其能用集解黃山曰白虎通巡狩篇引尚

書大傳曰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

順者為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為不從不從者君流改衣

服制度為畔畔者君討有功者賞之尚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說文試用也虞書曰明試以功山案許君說試為用並引經文當

為此試用也虞書曰明試以功山案許君說試為用並引經文當

伏生說義亦相成上文試可乃已我其試哉均言用僞傳皆說

為嘗試之試非也惟此注引孔安國說今孔疏本但有又一通三

功言之差次也夏官察人試其弓弩以上下其食先鄭據故書試  
為考禮大傳考文章鄭注考校也校即差次之是試可通考即得  
一

有差義也視又一通明試其言以要其功連言與功棍說蓋有得  
失之殊志引書不及敷奏以言與書大傳白虎通引同必非據此  
本明矣闕若璩謂真古文亡於西晉之亂然郭璞注爾雅於釋鳥  
釋獸均引有尚書孔氏傳裴駙注史記於五帝紀夏紀亦均引有  
孔安國說與僞傳絕異近儒皆定爲真孔傳則似東晉六朝尙有  
遺文今注引前說爲考試其政差其功引後說爲試其言以要其  
功是前說亦與後說絕異或言昔者聖人興天下之大利除天下  
前說卽出郭裴所見之本與言昔者聖人興天下之大利除天下  
之大害躬親其事身履其勤憂之勞之不避寒暑使天下之民物  
各得安其性命無天昏暴陵之災是呂天下之民敬而愛之若親  
父母則而養之若仰日月夫愛之者欲其長久不憚力役相與起  
作宮室上棟下宇呂雍覆之欲其長久也敬之者欲其尊嚴不憚  
勞煩相與起作輿輪旌旗章表呂尊嚴之斯愛之至敬之極也苟  
心愛敬雖報之至情由未盡或殺身呂爲之盡其情也奕世呂祀  
之明其功也是呂流光與天地比長後世聖人知恤民之憂思深  
大者必饗其樂勤仁毓物使不夭折者必受其福故爲之制禮呂

節之使夫上仁繼天統物不伐其功民物安逸若道自然莫知所

謝老子曰聖人不仁已百姓為芻狗此之謂也集解黃山曰老子

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文子繼義引舊注天地生萬物

聖人養百姓豈有心于物有私于人哉一以觀之有同芻狗與王

芻說異芻注天不為獸生芻而獸食芻不為人食狗以

綺繡纏以朱絲尸祝祠社大夫端冕以送之及其已用之後壞土

草割而已高注芻狗束芻為狗以謝過求福又說苑辨物篇以芻

為狗是漢說相承皆不以為二物也志自言昔者至引老子皆釋

書義以宮室車服祭祀皆起於下民報上之功或猶以為不足至

殺身而盡其情其居上者亦以樂與福為己所必當受故聖人

制為禮節歸於自然使上不伐其功下不知所謝所謂上仁不仁

芻狗百姓者也疑晉人以清夫禮服之興也所曰報功章德尊仁

談說經有此新論而志取之

尚賢故禮尊尊貴貴不得相踰所曰為禮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

所曰順禮也集解黃山曰王符傳古者必有命然後乃得衣縞絲

而乘輿馬李注引尚書大傳古之帝王者必有命人

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者命于其君得乘飾車駟順則上下有序

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者有罰

德薄者退德盛者縟故聖人處乎天子之位服玉藻窳延日月升

龍山車金根飾黃屋左纛所曰副其德章其功也賢仁佐聖封國

受民集解先謙曰官本受作愛黼黻文繡降龍路車所曰顯其仁光其能也及

其季末聖人不得其位賢者隱伏是曰天子微弱諸侯脅矣於是

相貴曰等相謫曰貨相賂曰利天下之禮亂矣至周夷王下堂而

迎諸侯此天子失禮微弱之始也自是諸侯宮縣樂食祭曰白牡

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儻大武鄭玄注禮記曰此皆天子之禮也

如龜也武萬舞也白牡大路殿天子之禮也白牡殿牲集解黃山

曰冕而儻大武下應有此諸侯之僭禮也與下大夫之僭禮也大夫臺門

特牲為說彼文作諸侯之僭禮也與下大夫之僭禮也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鏤盥朱紘此大夫之僭諸侯禮也鄭玄

皆諸侯之禮也旅道也屏謂之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

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反坫反爵之坫也

蓋在樽南兩君相見主君既獻於此反爵焉繡黼丹朱以為中衣

領繫也繡讀為綉綉名也詩云素衣朱綉又曰素衣朱襮襮繡

領也鏤盥謂刻而飾之也大夫刻之為龜耳諸侯飾以象天子詩

飾以玉朱紘天子冕之紘也諸侯青組大夫士當細組紘纒邊

刺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傷其敗化易讓負且乘致寇至言小人乘

君子器盜思奪之矣自是禮制大亂兵革竝作上下無法諸侯陪

臣山棗藻祝集解惠棟曰棗一作棗薄禮也鄭元論語注曰節楊也刻之為山祝梁上楹也畫以藻文山節藻祝天子

之廟降及戰國奢僭益熾削滅禮籍蓋惡有害己之語競修奇麗

之服飾曰輿馬文蔚玉纓象鑣金鞍曰相夸上爭錐刀之利殺人

若刈艸然而宗祀亦旋夷滅榮利在己雖死不悔及秦并天下攬

其輿服上選曰供御其次曰錫百官漢興文學既缺時亦草創承

秦之制後稍改定參稽六經近於雅正孔子曰其或繼周者行夏

之正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故撰輿服著之於篇曰觀古

今損益之義云上古聖人集解黃山曰上古聖人以下係專就輿言與下卷上古穴居而野處以下專就

服言為對準以五行志之例應提行見轉蓬始知為輪輪行可載因物知生復為之

輿輿輪相乘流運罔極任重致遠天下獲其利後世聖人觀於天

視斗周旋魁方杓曲

春秋緯曰瑤光第一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杓合為斗

曰鶻龍角為

帝車於是迺曲其駟乘牛駕馬登險赴難周覽八極故易震乘乾

謂之大壯言器莫能有上之者也

孝經授神契曰斗曲杓橈象成車房為龍馬華蓋覆鈞天罡入

魁神不獨居故驂駕陪乘以道踟躕宋均注曰房星既體蒼龍又象駕駟馬故兼言之也覆鈞既覆且鈞曲似益也天罡入魁又似

御陪乘集解黃山曰易大壯九四壯于大輿之輓京氏以壯為傷馬融虞翻皆同之虞易輿作車輓作腹謂坤為大車為腹四之五

折坤故壯于大車之腹鄭氏以壯為盛王肅王弼皆同之彌注不言取象但云已得其壯無有能說其輓者案晉語震車也左閔元

年傳震為土車從馬杜注震變為坤震為車坤為馬僖十五年傳車說其輓杜注及孔疏引服虔注說並同此古文一家之說知獨

亦以震為輿也志說大壯義本古文以九四為卦主爻震為車變坤為馬又大象為牛乾為天乘謂象法之故云震乘乾謂之大壯

釋名壯裝也裝其上使高也亦志義所本惟以卦名為專自是言車之為器莫能上則今古文訖無其說特推演之詞耳

來世加其飾至奚仲為夏車正建其旂旒尊卑上下各有等級

云奚仲始作車古史考曰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其後少昊時駕牛

禹時奚仲駕馬臣昭案服牛乘馬以利天下其所起遠矣豈奚仲為始世本之誤周室大備官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周禮曰審曲

史考所說是也

材以辨民器一器而羣工致巧者車最多是故具物曰時六材皆

謂之百工良鄭玄曰取幹以冬取角以秋絲漆以夏筋膠未問與方法地蓋

自此至孤旌在矢皆出周禮鄭玄曰即是周禮注圓象天三十輻曰象日月鄭玄曰輪象日月者以其運行也日月

方也以象地也賈疏據輿方而言不言輿言軫者軫是輿之本故

舉言之案記本言軫方鄭於此無注而疏云據輿方而言者以上

文加軫與轅焉注亦訓軫為輿也軫為車下四方材此記本即其

指名之耳鄭於記車軫四尺已同許說於加軫之軫必改訓為輿

者軫加於軾非一方木所可通不得別為說疏謂軫為輿之本

其意仍指四方材志本據考工為文改軫為輿即用鄭義實則軫

不能直訓為輿鄭蓋讀軫為輿也宋玉大言賦方地為輿員天為

蓋知鄭義亦蓋弓二十八曰象列星龍旂九旂七仞齊軫鄭玄曰

自有所本後橫木集解惠士奇曰七仞齊軾以下曰象大火鄭玄曰

皆見緯書惠棟曰說文旂旌旗之流也也大火蒼龍宿之心鳥旗七旂五仞齊較也鄭玄曰較者車高檻木

其隄有尾尾九星其隄之半為之較崇鄭注較兩轡上出式者兵車自較而下凡五

尺五寸賈疏引左昭十年傳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野率吉請斷三

尺而用之彼注云斷三尺使至於較大夫旗至較案禮緯諸侯旗

齊軾大夫齊較軾至較五尺五寸斷三尺得至較者蓋天子與其

臣乘重較之車諸侯之車不重較故有三尺之較也或可服君誤

山案賈引服注疑為誤而謂不重較之車較止於三尺此臆說也

尊卑之等辨於旂旛諸經言車本無單較明文尤無諸侯車不重

較之制淇澳毛傳以重較為卿士之車大車毛序以大車為周大

夫之車而無將大車傳又謂大車不以服箱毛云服牝服也箱大車箱

意固以單較屬大車也大東不以服箱毛云服牝服也箱大車箱

也而攷工大車牝服鄭注牝服長八尺謂較也是則大車單較其

長且遠逾五尺五寸安有所謂三尺之較乎此志後注引服說大

路總名如今駕高車尊卑俱乘之采飾有差服固瑯信諸侯之

車其較不殊於天子矣左宣十二年傳楚人基之服局杜注局車

上兵闡釋文引服注局橫木校輪間鄭珍云校即較也禮緯大夫

旗齊較即齊此較並非車內兩輪上出於式之較故鄭注禮緯易

較為車高橙木釋名橙車上施闡橙鄭所謂橙杜所謂闡皆即此

木施於車外與內較相承為重較者也雖古車制訖難推詳而以

鄭此注觀彼注買曰象鵠火鄭玄曰鳥隼為旗州里之所建熊旗

說之為誤認明矣

六旂五仞齊肩曰象參伐鄭玄曰熊虎為旗師都之所建伐屬白

林曰熊旂五旂為與士卒龜旒四旂四仞齊首曰象營室鄭玄曰

為期于其下故曰旗也龜旒四旂四仞齊首曰象營室鄭玄曰

旒縣鄙之所建營室玄武龜旒四旂四仞齊首曰象營室鄭玄曰

宿與東壁連體而四星龜旒四旂四仞齊首曰象營室鄭玄曰

獨則旌旗之屬皆有孤也龜旒四旂四仞齊首曰象營室鄭玄曰

孤星有矢也妖星有枉矢者蛇行有尾因此云枉矢蓋畫之

氏載龍旂作旂孤

氏載龍旂作旂孤

氏載龍旂作旂孤

氏載龍旂作旂孤

氏載龍旂作旂孤

氏載龍旂作旂孤

氏載龍旂作旂孤

氏載龍旂作旂孤



注禮含文嘉曰蓋旗有九名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旛雜帛

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旛盧植注

星非其義也枉蓋應為枉直謂枉矢於風此諸侯曰下之所建

者也白虎通曰居車中不內願也仰即觀天俯即察地前聞和

車中不內願所以有和鸞以正威儀節行舒疾也鸞者在衡和者

在軾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其聲名曰和敬舒則不鳴疾則失

音明得其和也故詩云和鸞雍雍萬福攸同魯訓曰和設軾者也

鸞設衡者也許慎曰詩云八鸞鎗鎗則一馬二鸞也又曰輅車鸞

在鑣知非衡也毛詩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杜預注左傳亦云鸞

在鑣和在衡傅玄乘輿馬賦注曰鸞在馬勒鑣干寶周禮注曰和

鸞皆以金為鈴史記曰前有錯衡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蛟羆彌龍所以

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信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

安也集解官本考證曰注其聲名曰和敬名當作鳴

天子五路周禮王之五路一曰玉路二曰金路三曰象路四曰革

路言行路也集解黃山曰天子五路以下雖別上諸侯以下言仍

連上文為一節不應提行五路乃玉路之譌周禮巾車鄭注以革

以玉飾諸未金路以金飾諸末象路以象飾諸末革路輓之以革

而漆之無他飾木路不輓以革漆之而已今作天子五路下接以

玉為飾不可通此涉注文曰玉為飾古文尚書曰大路在賓階面

五字而譌也各本皆失正文曰玉為飾綴路在阼階面孔安國曰大

路玉綴路金也服虔曰大路總名也如今駕騶高車矣尊卑俱乘

之其采飾有差鄭玄曰玉在焉曰路以玉飾諸末也傳玄乘與馬

賦注曰玉路重較也韻集曰軌前橫木曰路集解惠棟曰注玉在

焉玉北宋本作王先謙曰官本亦作王此本巾車注文賈疏路大

也王之所在故以大为錫樊纓十有再就鄭玄曰錫面當盧刻金

名諸侯亦然作玉誤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鄭眾曰纓謂當胸士喪禮曰馬纓三

就以前革為之三就三重三匝也鄭玄曰纓今馬鞅玉路之樊及

纓皆以五采屬飾之十二就就成也杜預曰纓在馬脅建太常十

前如索帶乘輿馬賦注曰繁纓飾以旄尾金塗十二月者鄭玄

有二游九仞曳地鄭眾曰太常九旗之畫日月者鄭玄日月升龍

象天明也崔駰東巡頌曰登天靈夷王曰下周室衰弱諸侯大路

之威路駕太一之象車

秦并天下閱三代之禮或曰殷瑞山車金根之色於是以為大路

根之車殷曰乘根秦改曰金根乘與馬賦注曰金根以金為籠集

解惠棟曰禮緯曰山車垂句注曰句曲也言不操而自曲也又注

殷曰乘根禮記大輅殷輅也鄭元云大輅木輅也漢祭天乘殷之

輅今謂之桑根車然則乘當作桑也禮志殷有山車之瑞謂桑根

車又曰秦閱三代之車服獨取殷漢承秦制御為乘輿所謂孔子

制古曰桑根車秦曰金根車也

乘殷之路者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所謂二字下路作輅

字在孔子二字下路作輅

乘輿 金根 安車 立車 蔡邕曰五安五立徐廣曰立乘曰高

車坐乘者謂之安車案周禮唯王后有之自漢以來惟 輪皆朱班

乘輿乃有之又晉志車倚乘者謂之立亦謂之高車 周禮曰牙也者以爲因抱也鄭眾曰牙謂輪蘇也世問或謂

重牙 之朝集解惠士奇曰重牙考工記謂之極鄭氏謂之車軍 蔡邕曰轂外復有一轂抱轄其外乃復設轄抱銅置其

貳轂兩轄 中東京賦曰重輪二轄疏轂飛輪信轄集解惠棟曰注 復有一轂抱轄抱當作施禮志亦作施下同又注疏轂飛鈴沈約

云飛鈴以赤油爲之廣八寸長三尺注地繫軸頭謂之飛鈴也黃 山曰注儀說見獨斷下抱作施轄作羣古獨轅車制後儒據經推

考得此失彼說不能明漢車制異獨轅而名目多襲古經之舊今 則漢制亦不可詳矣轂以持輻軸以支轂牽設於軸端以制轂施

牽在軸端唐上非施之於轂也貳轂者重輪用兩重輻其持內外 輻之木亦得謂之轂邕所謂數外復有一轂是已而云施牽其外

乃復設牽施銅置其中循文以求直爲於兩轂各施一牽夫重輪 仍是一輪貳轂仍止一轂貫軸一輪不能於兩軸安能施兩牽乎

錢坫云乘車設二牽獨斷乘輿皆別牽東京賦重輪貳牽與服志 貳轂兩牽是也坫意重輪卽雙輪或牽兩牽皆卽兩頭施牽耳此

非邕說也說文牽車軸端鍵也兩穿相背蓋牽設軸端本內外兩 重以轄轄轂端兩穿亦得謂之兩牽或謂漢制必別有持轂於外

者亦謂之牽邕親見當時車制宜有實徵是則非牽而謂之牽尤 當詳辨矣 金薄 繆龍爲輿倚較 徐廣曰繆交錯之形也較在箱上

日車箱為較策解惠棟曰劉氏云薄猶飾也穆禮書作穆穆然龍說穆音此

馬止龍首銜軌左右吉陽笛鸞雀立衡徐廣曰置金文虎伏軾魏都賦注曰試

蓋華蚤徐廣曰翠羽蓋黃裏所謂黃屋車也金華施棟末有二十入枚即蓋弓也東京賦曰樹翠羽之高蓋薛綜曰樹翠羽

為蓋如雲龍矣金作華形莖皆低曲集解惠士奇曰蓋弓漢人謂

之榛子黃山曰董卓傳李注引前書音義麋鹿頭龍身神獸也說

文鍾鼓之附以猛獸為飾也案說文虞重文作錄又作建大旂集

虞春官荀簋作簋此作檝均同檝文蓋畫鹿頭龍文也

惠棟曰旂十二旂集解惠棟曰北畫日月升龍駕六馬東京賦曰

徐廣作常宋本十有二旂獨斷曰金鑊者馬冠也高廣各五

奕象鑊鑊錫金鑊方鉞插翟尾寸上如五華形在馬髦前方鉞鐵

也廣數亦在馬鑊後後有三孔插翟尾其中薛綜曰鉞中央兩頭

高如山形而貫中翟尾結著之顏延之幼誥曰鉞乘與馬頭上防

鉞角所以防罔羅鉞以翟尾鐵朝象之也徐廣曰金為馬文髦集

解官本考證曰鑊當作騶又注金為馬文髦一本或作馬文尾何

焯校本作馬又髦惠棟曰晉志曰錫在馬而所謂當顛者也鑊東

京賦作鑊亡犯切注上如五華北宋本作三華案李善文選注引

作玉華又注馬頭上防鉞說文鸞走鳴長尾雉也乘與以為防鉞

著馬頭上又注金為馬文髦文北宋本作又徐廣曰金為又髦插

以翟尾亦作又陳景雲曰注中央下脫朱兼樊纓赤屬易茸金就

低字見文選注又文髦北宋本文作又

十有二左齋曰鬻牛尾爲之在左駢馬輓上大如斗徐廣曰馬在中曰服在外

曰駢駢亦名駢蔡邕曰在最後左駢馬頭上集解惠棟曰鄭元周禮注曰樊讀爲鞞謂今之馬大帶也纓今馬鞞桓二年左傳曰駢

駢游纓服虔云纓如今索帶今乘輿大駕有之又注左駢馬頭上薛綜東京賦注曰左駢以旄牛尾大如斗置駢馬頭上以亂馬目

不令相見也沈約云所謂左駢與也李斐曰纓毛羽幢也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注之纓音毒又徒到切黃山曰朱兼樊纓赤鬃易其

樊纓言兼蓋漢人說禮有此語猶巾車之言鈎樊纓也後諸馬之文亦云赤膺兼詩采芑鈎膺俸革毛傳鈎膺樊纓也

巾車樊纓先鄭本云纓謂當胸引士喪禮家說纓爲證賈疏引賈馬說亦云鞞纓馬飾在膺前十有二而以毛牛尾金塗十二重

後鄭始易纓爲馬鞞則不與鞞同在膺漢制用賈遠說二者固皆在膺矣故曰膺兼猶前書王莽傳所謂守兼以缺縣宰令人守兼

也後鄭說樊及纓皆以五采鬃飾之賈疏引釋言鬃鬃也郭氏云毛楚所以爲鬃柴毛爲之志云赤鬃則不用五色以鬃爲飾必治

其茸故曰易茸易當讀是爲德車五時車安立亦皆如之各如方如孟子易其田里之易

色馬亦如之白馬者朱其鬃尾爲朱鬃云所御駕六餘皆駕四後從爲副車

古文尚書曰于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逸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馬諸侯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用

禮四馬爲乘毛詩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易京氏春秋公羊說皆云天子駕六許慎以爲天子駕六諸侯及卿駕四大夫駕三

士駕二庶人駕一史記曰秦始皇以水數制乘六馬鄭玄以為天子四馬周禮乘馬有四圍各養一馬也諸侯亦四馬願命時諸侯皆獻乘黃朱乘亦四馬也今帝者駕六此自漢制與古異耳蔡邕表志曰以文義不著之故俗人多失其名五時副車曰五帝車駕旗曰雞翹耕根曰三蓋其比非一也集解惠棟曰薛綜東京賦注曰五時之服各隨其車車各一色以為副貳副車各一乘今謂之五帝車也感榮緒晉書鹵簿志曰青立車青安車赤立車赤安車黃立車黃安車白立車白安車黑立車黑安車合十乘並駕騶建旗十二加車色又徐廣云駕六黑馬施十二駕駕四馬施入駕又注諸侯駕四案王度記曰諸侯駕五卿駕四也

耕車其飾皆如之有三蓋一曰芝車置轡耒耜之飾上親耕所乘

也新論桓譚謂揚雄曰君之為黃門郎居殿中數見與輦玉蚤華芝及鳳皇三蓋之屬皆玄黃五色飾以金玉翠羽珠絡錦綺茵席者也東京賦曰立戈池憂農輿路木薛綜曰戈句子戟憂長牙置車上者邪柱之池邪也是謂戈路農輿三蓋所謂耕根車也東耕于籍乘馬無飾故稱木也賀循曰漢儀親耕青衣轡東京賦說親耕亦云鸞路蒼龍賀循曰車必有鸞而春獨鸞路者鸞鳳類而色青故以名春路也賦又曰介御間以刻耜薛綜曰耜耒金也廣五寸著耒耜而載之天子車參乘帝在左御在中介處右以耒置御之右集解黃山曰吳淑據鹵簿令耕根車青質蓋三重是二蓋乃三重蓋也張衡傳左青瑯以捷芝弓李注芝蓋也車多有蓋耕車獨得芝名以三蓋所獨也轉字志凡三見其文皆有訛衍不可強通後輕車條建牙戟幢麾轉輒弩箭前書張安世傳頭注引續

漢書作苗牙戟幢也麾班弩注云苗插也連皮篋盛弩也東京賦  
班弩重旃薛注亦云置弩於班曰班弩說文班車笮問皮篋古者  
使奉玉以藏之從車班讀與服同班從班本藏玉篋讀與服同  
又通服此說文例也采薇魚服鄭語箕服皆即矢箛說文箛弩矢  
箛也方言所以說文例也藏箭箛謂之箛是盛矢亦可盛弩巾車小  
服讀為箛尤車有服之證近人以顏注合志文建猶苗也轉即班  
也然志文弩上多輒字弩下又多箛字說文輒為車兩輪車所固  
有也廣韻輒為專輒此於義尤無取也弩箛志文雙見明即置弩  
之箛如以轉為班於義為復而志文言轉必連箛是類引續漢文  
可通志文不可通矣班與箛皆所以置弩必連弩言志戎車輕車  
轉箛皆連弩言獨此條置轉未耜之箛舍弩而與耜連文耜連文耜  
不可箛藏其為誤文尤顯然矣轉為俗字說文所無古者車行循  
軌但有疊車之字無並車之字轟從三車取羣車聲也畱即今通  
迫之逼說文凡从畱之字皆有逼迫義則俗製轉字其會意特為  
逼置物車中即輻之俗而義取輻湊非即班字志代班者正箛字  
也本條言置轉者轉亦即置故下文言轉不復言置其義可知是  
則轉箛連文不為複矣箛即服也以之通班固說文所許也至志  
文之誤輕車條輒字即涉上轉字而衍當以建矛戟幢麾為句轉  
弩箛只為句弩箛不可並言建故別言轉徐注置弩於箛上即以  
轉為置之證言在箛上是在車中與兩轉無涉不當又言輒矣戎  
車條之箛之字亦涉本條而行當以轉青甲弩箛為句青甲不得  
置於箛則之字亦為贅矣本條之箛之字即弩字之孰當以置轉  
耜耜弩箛為文耜耜與弩箛皆逼置車中即月令所謂介御問也  
公羊毛詩周官周語言耕籍均無親載耜之文前漢文景武昭

髮模志二十九

八

各本紀親耕亦無載未事月令始言親載王莽始具五郊後漢因  
之觀鄭君月令注置耒於車右御者之間入君之車必使勇士衣  
甲居右而參乘備非常也其說當有所受東京賦立戈迤戛正所  
以備非常弩箠亦相因而及無弩不得言箠也不言鞬胄甲者胄  
與甲皆著之類以鞬承苗插其義不順鞬亦當兼藏義說猶云  
載桑弓矢也彼引鞬也之也亦駁文則又未可盡據以訂此志矣

戎車其飾皆如之蕃弓矛麾金鼓羽析幢鞬鞬胄甲弩之箠漢制

戎立車以征伐周官其矢箠通俗文曰箭箠謂之步又干寶亦曰  
今謂之步又鄭玄注既夕曰服車箠也顏延之幼誥云弩矢也集  
解惠棟曰徐廣云戎車立乘建牙麾邪注之載金鼓羽幢置甲弩  
于其上黃山曰說文駟華蓋也此非蕃於車闕者齊語兵不解駟  
韋注駟所以蔽兵也管子小匡兵不  
解駟房注駟所以蔽兵謂盾之屬

獵車其飾皆如之重朝綬輪繆龍繞之一曰闕豬車親校獵乘之

魏文帝改曰闕虎車集解惠棟曰綬宋志作繆黃山曰字書無繆  
字乃繆之訛眾經音義十四引倉頡篇布帛張車上為繆明不繆  
於輪蔽宋志誤也巾車鄭注夏篆五采畫轂約也夏綬亦五采畫  
無珠爾賈疏言綬者亦如綬帛無文章此綬輪之制晉志獵車駕  
駟馬天子校獵所乘也重朝輪繆龍繞之一名闕駟車一名闕豬  
車文帝改為朝駟車而無闕虎之名闕即說文闕字故得通闕然  
如史記商君傳持矛而操闕駟者案闕亦作斂則固非可通闕  
矣晉志不言綬據與繆龍繞之不合耳然據鄭君亦五采畫則固



不為緣也

太皇太后皇太后

集解陳景雲曰當有皇后二字

法駕皆御金根

重翟羽蓋者也

加交路

帳裳

徐廣曰青交路青帷裳集解惠棟曰加宋書作駕陳景雲曰路當作絡劉盆子傳引此文正作絡注路字亦誤先謙曰陳

說是也後大行載車仍作絡不誤公列侯中二千石夫人條誤與此同並應正黃山曰加交非絡名加之言增也後大行載車加施

組連璧交絡是其例宋書作駕自誤交絡即車網說文網象网交文重文作罔或作罽即網字僕制令凡車一品青油縹通縹朱裏

朱絲非法駕則乘紫罽駟車 字林曰駟車有衣蔽無後轅者謂之

駟車也有駟曰輜無駟曰駟傅子曰周曰輜車即輦也集解惠棟曰說文駟輜車也又曰駟車前衣車後也沈約案字林駟車有衣蔽

無後轅其有後雲旗文畫駟 集解黃山曰西京雜記武帝作畫雲車 黃金塗五末 徐廣

曰未詳疑謂前一蓋蚤左右駢駕三馬 集解惠棟曰徐廣

輿及衡增轂頭也 長公主赤罽駟車 集解黃山曰此七字並下大貴人至皆右駢而

駢句兼長公主車言之承上左右駢駕三馬而為之區別也實共

一條不應分行提寫皇太子皇孫子應提行後皇孫至右駢一條亦

與皇太子以下聯屬為文中皆左右駢駕三句亦兼皇太子皇

子言之安紀李注引續漢志起皇太子皇孫則緣車為一

節尤其明證王青蓋車連王字為車名故安紀以下皆言以王青蓋車迎帝皇孫則緣車以從則字直貫以從為句緊承上故曰王青蓋車為文尤不應分行提寫李注引志省以從二字此文乃並則則字非也駕三下接公列侯安車至右驛志不提行則此七字並下大貴人至皆右驛亦本與前文共為一條明矣

大貴人貴人公主王姬封君油畫新車大貴人加節畫新皆右驛

而已集解惠棟曰徐廣云皆駕二右驛而已皇太子皇子皆安車朱班輪集解惠棟曰班一作

班青蓋金華蚤黑橫文畫輜集解黃山曰董卓傳乘金華青蓋爪李注金華以金為華飾車也

弓頭為爪形也巾車漆車藩蔽鄭注漆車黑車也藩今時小車藩以席為之明車輜其始本以席為之但名曰藩輜後起字說文所無漢所謂輜實則巾車所謂蔽巾車木車蒲蔽素車勢蔽使車漢

是也又即箱車之箱詩大東不以服箱毛傳箱大車之箱也大車載物以席蔽兩廂因而有蔽之車通曰箱車藩本通作藩兼有義故有蔽之車又通曰藩車耳說文藩屏也屏屏蔽也藩一曰藩也前書景帝紀朱兩輜顧注據許慎李登說輜車之蔽也左傳以藩載樂盈即是有輜蔽之車也又董卓傳畫兩輜李注輜南夷反

廣雅云車箱也下即引續志此條為證至前注徐廣引說文輜文畫蕃蕃箱也今說文蕃艸茂也無此說案說文輜蕃車下庫輜也

太元君子積善至于車耳測曰至于蕃也錄舉碑位至蕃車是

太元君子積善至于車耳測曰至于蕃也錄舉碑位至蕃車是

太元君子積善至于車耳測曰至于蕃也錄舉碑位至蕃車是

亦得作蕃徐蓋據他書誤為說文餘詳後文駢金塗五末皇子為王錫呂乘之故曰王

青蓋車徐廣曰旂旗九旒畫障龍魏武帝問東平王有金路何意為是特賜非侍中鄭稱對曰天子五路金以封同姓諸侯

得乘金路與天子同此自得非特賜也

皇孫綠車呂從皆左右駢駕三獨斷曰綠車名曰皇孫車天子有孫乘之公列侯安車

朱班輪倚鹿較伏熊軾阜繪蓋黑轡右駢車有轡者謂之軒集解

者畫立鹿于車之前兩藩外也伏熊軾者車前橫軾為伏熊之形也

中二千石二千石皆阜蓋朱兩轡其千石六百石朱左轡轡長六

尺下屈廣八寸上業廣尺二寸九文十二初後謙一寸若月初生

示不敢自滿也案本傳舊典傳車駢駕乘赤帷裳唯郭賀為冀州勅去舊帷謝承書曰孔恂字巨卿新淦人州別駕

從事車前舊有屏星如刺史車曲翳儀式是時刺史行部發去日

晏刺史怒欲去別駕車屏星恂諫曰明使君傳車自發晚而欲徹

去屏星毀國舊儀此不可行別駕可去屏星說文曰車當謂之屏星集

史追辭謝請不肯還於是遂不去屏星說文曰車當謂之屏星集

解惠棟曰此制見前書景帝令也應劭云車耳反出所以為之藩

屏翳塵泥也二千石雙朱其女乃偏其左輓以簞為之或用革如

酒云轡音反小車兩屏也案藩轡古字通見竹邑侯相碑亦作輓  
 說文輓車耳反出也從車反亦聲又注郭賀疑是買琮屏星廣  
 雅作屏篁玉篇曰篁篁輓也黃山曰釋詁業大也釋器大版謂之  
 業荀子禮論棺椁其須象版楊注版謂車上障蔽者說文版判也  
 从片反聲片判木也从半木是版會意為反半木與說文輓車耳  
 反出也義正合業即輓是矣志云上業明惟轡之屬上處如大版  
 也輓本車耳反出於外之主名自內言之則近車耳為輓近倚較  
 為轡其兩旁如者牆為轡轡間如窗為輓其當車前如屏為樹轡  
 則藩蔽之總名矣雖轡車以耳反出為費言版言輓亦可概轡故  
 荀子以版該轡楊雄太元亦以蕃測車耳贖朝輓而論車制則當  
 有別說文轡車兩旁也輓車兩轡也轡車籍交錯也輓輪之重文  
 車轡間橫木轡車橫輪也據巾車鄭注轡本即藩以席為之說文  
 席籍也與輓為車籍義尤合是以輓概轡不若以輓概轡矣注車  
 前舊有屏星即說文之轡車當謂之屏星說文初無此語既曰車  
 當仍指車當前明矣舉屏星以說輓不過如言版言輓也如淳謂  
 輓音反與董卓傳李音不合辯且以輓為輓則輓本字為藩之義  
 轉失顏籀已駁之矣竹邑侯相碑自言車輓不必即為輓也十二  
 初蓋象十二月朱輓不當復畫未詳何指疑志文有奪誤謙即嘆  
 古字通用荀子仲尼篇滿則慮噉楊注噉不  
 足也先謙曰官本一寸作二寸注惟作恂是景帝中元五年始詔

六百石弓上施車轡得銅五末輓有吉陽箛中二千石弓上右驂  
 三百石弓上阜布蓋千石弓上阜緇覆蓋二百石弓下白布蓋皆

有四維杠衣賈人不得乘馬車

集解惠棟曰徐廣云其餘皆乘

除吏赤畫杠其餘

皆青云

古今注曰武帝天漢四年令諸侯王大國朱輪特虎居前左兕右麋小國朱輪畫特熊居前寢麋居左右卿車者也

集解惠棟曰徐廣云除吏赤蓋杠餘則青蓋杠云黃山曰晉天文志大帝上七星曰華蓋下九星曰杠華蓋之柄也釋名釋車杠公

也眾又所公共也

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會朝若鷺各乘其夫之安車右駢

加交路帷裳皆阜非公會不得乘朝車得乘漆布輜駟車銅五末

集解惠棟曰會朝一作會廟晉志加作阜黃山曰劉盆子傳絳轡絡李注引續漢志曰王公列侯安車加交絡帷裳也案儀制令言

一品車朱絲網絡此志惟后夫人車及大行載車加交絡王公列侯車無言絡者說本不同又志王與公列侯車不連言李注所引

似即約舉此條之文復衍一王字耳赤眉立盆子為帝劉俠卿為製車有檐帷交絡亦更始諸將服諸于繡瑠之類志于交絡本言

加李注引同晉志作阜仍誤下既明言皆阜上安得先言阜乎

乘輿大駕公卿奉引太僕御大將軍參乘屬車八十一乘

薛綜曰屬之言

相連屬也皆在後為三行

備千乘萬騎四都行祠天郊甘泉備之

集解先謙曰四官本作西

是官有其注名曰甘泉鹵簿蔡邕表志曰國家舊章而幽僻蔽莫之得見集解惠棟曰封演云案宋

書鹵大櫛也字亦作櫛又作楯音義皆同鹵以甲為之所以扞敵賈誼過秦論曰伏尸百萬流血漂鹵是也甲櫛有先後部伍之次

皆著之簿天子出入則按次導從故謂之鹵簿耳儀衛具五兵今不言他兵但以甲櫛為名者行道之時甲櫛居外餘兵在內但言

鹵簿是舉凡也五禮精義曰鹵大櫛也以大盾領一部之人故言鹵簿東都唯大行乃大駕大駕太

僕校駕法駕黃門令校駕乘輿法駕八卿不在鹵簿中河南尹執

金吾雒陽令奉引集解惠棟曰周禮小司寇前王而辟鄭司農曰小司寇為王道辟除姦人若今時執金吾下至

引矣又曰四宋志作三錢大奉車郎御侍中參乘屬車四十六乘集解惠棟曰百官春

又曰四宋志作三錢大前驅有九旂雲罕徐廣曰旂車有九乘前

百夫荷罕旗以先驅東京賦曰雲罕九旂薛綜曰旂旗名集解惠

棟曰沈約案魏命晉王建天子旌旗置旄頭雲罕是知雲罕非旌

旗也雲罕疑是畢罕畢罕本施游獵遂為行飾司馬貞云說者以

雲罕為旌旗非也案中朝鹵簿圖曰雲罕駕駟不兼言九旂罕車

與九旂鳳凰闕戟薛綜曰闕之言函也取四戟函車邊集解黃山

車別也與此引薛說異史記商君傳持矛而操闕戟者傍車而趨則古

不函於車邊正義說闕引顧野王云筵也與薛賦注合今玉篇闕

戰名亦與正義引顧說異史記匈奴傳索隱鏃小矛鐵矜是與戰為二物矣函義不見他書志言鳳皇闕戟則似闕與戟各二也

皮軒鷩旗應劭漢官鹵簿圖曰乘輿大駕則御鳳凰車以金根為列集解惠棟曰列當作副黃山曰東京賦屬車九九薛

注屬車有皆大夫載胡廣曰皮軒以虎皮為軒郭璞曰皮軒鷩旗藩者曰軒胡廣曰建

者編羽旄列繫幢旁蓋在中民或謂之雞翹非也胡廣曰鷩旗以銅作鷩鳥

車衡上與本志不同集解惠棟曰顏師後有金鉦黃鉞說文曰鉞

古急就章注曰雞翹雞尾之曲垂者也集解黃山曰此車載黃門鼓吹樂

馬法曰夏執左鉞殷黃門鼓車集解黃山曰此車載黃門鼓吹樂

執白鉞周執黃鉞集解黃山曰此車載黃門鼓吹樂

樂志故車亦曰鼓車實即鼓吹車隋書鼓吹車上施層樓四角金

龍流蘇羽葆吳淑引鹵簿令有記里車晉志並言其制置木人執

槌自鼓一里一槌非此黃門鼓車也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

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屬車皆阜蓋赤裏集解官本考證曰裏應作裏先謙曰

前注徐廣曰翠羽蓋黃裏所謂木輶集解惠棟曰木作朱戈矛弩箠尙書御

黃屋車也則阜蓋赤裏非誤薛綜曰侍御史載之集解惠棟曰晉史所載最後一車懸豹尾與服志曰自豹尾車後而鹵簿盡豹尾目前比省中小學漢官篇曰豹尾過後罷屯解圍胡廣曰施於道後漢志二十九

所以戒不虞也淮南子曰軍正執豹皮所以制正其罪禮記前制  
虎皮亦此之義類集解惠棟曰淮南子以下見徐廣車服注似皆

漢官解行祠天郊曰法駕祠地明堂省什三祠宗廟尤省謂之小

駕集解惠棟曰徐廣云每出集解惠棟曰徐廣云每出警蹕清道建五旗太僕奉駕上

鹵簿中常侍小黃門副尚書主者郎令史副侍御史蘭臺令史副

集解惠棟曰漢記皆執注集解惠棟曰注謂曰督整車騎謂之護

所請御史乘屬也儀注即鹵簿也曰督整車騎謂之護  
集解惠棟曰晉灼云天子出御史除二人為乘曹護

駕車駕徐廣云其餘令史以下皆從行所謂先置也春秋上陵

尤省於小駕直事尚書一人從其餘令史下皆先行後罷

輕車古之戰車也洞朱輪輿不巾不蓋建矛戟幢麾轉輒弩箠徐

曰置弩於軾上駕兩馬也集解惠棟曰洞顏籀引作彫建顏籀引

作菑轉作璣顏籀曰菑插也璣皮篋盛弩也菑音側事反璣音服

說文璣車鈴間皮篋古者使奉玉以藏之丁度云璣或作轉藏在

黃山曰顏引續漢書無輻箠二字惠棟未及已詳上耕車條武庫大駕法駕出射聲校尉司馬吏士載弓次屬車在鹵簿中諸

車有矛戟其飾幡旂幟皆五采制度從周禮吳孫兵法云有巾



有益謂之武剛車武剛車者為先驅又為屬車輕車為後殿焉

惠棟曰徐廣云駕一馬史記衛青征匈奴以武剛車為營是也

大使車立乘駕駟赤帷持節者重導從賊曹車斧車督車功曹車

皆兩大車伍百瓊弩十二人辟車四人周禮滌狼氏千寶注曰今卒辟車之屬

立司馬書作五導一作道瓊一作綃辟車車作居黃山曰曹節傳伍百作五百注引韋昭辨五百字本為伍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

引當道陌中以驅除也案據韋說本當作伍陌五借字百伯亦借字也從車四乘無節單導從減半

小使車集解先謙曰小使車官本不提行不立乘有駢赤屏泥油集解黃山曰屏

盆子傳乘軒車大馬赤屏泥注赤屏泥謂以緹油屏泥於軾前軾前即車前屏泥名義蓋同障泥障亦作鞞玉篇鞞泥也廣韻鞞泥

馬飾屏障皆從蔽得義重絳帷導無斧車近小使車蘭輿集解黃山曰蘭

謂闕檻說文闕門遮也通作蘭前書王莽傳與牛馬同蘭顏注蘭謂遮蘭之若牛馬蘭圈也釋名釋車車上施闕檻以格猛獸亦囚

禁罪人之車也近小使車赤轂白蓋赤帷從騶騎四十人此謂追

捕考案有所敕取者之所乘也諸使車皆朱班輪四輻赤衡輓其

送葬白堊已下灑車而後還集解先謙曰灑官本作洒是也說文洒滌也灑汎也此當用滌義公

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郊廟明堂祠陵法出皆大車立乘駕駟他出

乘安車

大行載車其飾如金根車加施組連壁交絡四角金龍首銜壁垂

五采析羽流蘇前後雲氣畫帷裳楨文畫曲轡長縣車等太僕御

駕六布施馬布施馬者涓白駱馬也曰黑藥灼其身為虎文既下

馬斥賣車藏城北祕宮皆不得入城門當用太僕考工乃內飾治

禮吉凶不相干也集解惠棟曰徐廣云載輶輶車也懸徐廣作與杜業奏事曰輶車駕白虎四白虎馬名先謙曰

長縣車等官本縣作懸與徐廣校本合

公卿曰下至縣三百石長導從置門下五吏賊曹督盜賊功曹皆

帶劔三車從導主簿主記兩車為從縣令曰上加導斧車公乘安

車則前後并馬立乘集解先謙曰前長安雒陽令及王國都縣加後官本作前從

前後兵車亭長纂要雒陽亭長車前吹管設右駢駕兩瓊弩車前伍伯公八人

中二千石二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四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

人黃綬武官伍百文官辟車集解錢大昕曰謂黃綬武官導從用伍伯文官導從用辟車也漢制四百

石至二百石皆黃綬先謙曰官本伍百皆作伯輪下侍閣門闕部署街里走卒皆有程品

多少隨所典領集解錢大昕曰明帝紀注引作鈴下魏志管輅傳所謂老鈴下也

驛馬三十里一置臣昭案東晉猶有郵驛共置承受傍郡縣文書有郵有驛行傳以相付縣置屋二區有承驛吏

皆條所受書每月言館誌上州郡風俗通曰今吏郵書掾府督

郵職掌此集解惠棟曰釋名督郵主諸縣罰負郵殿糾攝之章昭

辨云督郵書掾者郵過也此官不自卒皆赤幘絳鞵集解黃山

造書主督上官官所下所過之書也卒皆赤幘絳鞵日驛馬至

云承上走卒言驛卒幘鞵皆同也云案總結上文驛馬與多少隨

所典領連文不應提行下古者軍出至皆能所假月為一條古者

應提行走卒即郵卒之屬故注郵驛並舉百官志太尉屬官有法  
曹主郵驛科程事則二者皆掌於太尉州郡督郵書掾僅主郵事  
驛始不常置禮儀志大喪部刺史二千石列侯在國者及關內侯  
宗室長史因郵奉奏諸侯王遣大夫一人奉奏弔臣請驛馬露布  
奏可是郵有常郵驛馬必臨時奏請矣東平王蒼古者軍出師旅  
傳又置驛馬千里傳問起居亦本無特置之證

皆從秦省其卒取其師旅之名焉公曰下至二千石騎吏四人千

石曰下至三百石縣長二人皆帶劍持棨戟為前列捷弓調九韃

通俗文曰弓鞬謂之韃集解惠棟曰高誘呂覽注曰鞬弓韃也陳景雲曰九當作丸左傳注積丸箭筒也南匈奴傳弓韃鞬丸一矢

四發黃山曰捷有三義上林賦捷鱗掉尾郭注捷舉也唐韻以肩舉物也此為承之於肩鬼谷子內捷舊注捷者持之令固也此為

以手持之莊子庚桑楚夫外獲者不可繫捉將內捷郭注捷關搯也釋文引徐說關也向說閉也是謂弓鞬等皆閉之案下張弓帶

韃為諸侯王法駕之儀此則弓有鞬丸藏矢而又言韃釋名釋兵馬上曰捷捷建也當為閉而建之馬上示異於法駕且騎吏縣長

既皆帶劍持棨戟手持固不給肩承亦不便矣說文鞬諸侯王法

弓衣也鞬弓衣也注引通俗文以鞬為鞬與鞬複疑誤

駕官屬傅相曰下皆備鹵簿似京都官騎張弓帶韃遮迺集解惠棟曰周

禮典祀職云守其屬祭而蹕之鄭眾曰遮迺禁人不得令入是遮迺亦釋之義說文遮迺也迺遮也服虔通俗文曰天子出虎賁伺

非常謂之遮迺漢書音義晉灼云迺古列字出入稱課促景雲曰董巴輿服志曰諸侯王遮迺出入稱警設蹕

課字衍促一作促中山簡王傳官騎百人稱促前行注稱促猶整齊也錢大昕曰說文無促字稱促後人妄加女旁

丞庶子導從若會耕祠主縣假給辟車鮮明卒集解錢大昕曰洪氏隸續載漢碑畫

象有鮮明騎惠棟曰魯峻石壁殘畫有鮮明騎備其威儀導從事

洪适云朱氏畫史朱浮恭石壁人物有鮮明隊

畢皆罷所假諸車之文集解黃山曰諸車之文至觀皆有吉陽箭

王不應分提後諸馬之文至終卷乘輿倚龍伏虎櫜文畫鞞龍首

總論馬文亦自為一條應提行

驚衡重牙斑輪升龍飛輪薛綜曰飛輪以緹油廣八寸長注地畫

無畫耳盧植禮記注曰輪轄頭也楚辭云猗結輪兮太息王逸注

曰重輪也李尤小車銘曰輪之噉噉疏達開通案二家之言不如

綜注所記集解黃山曰曲禮僕展輪效駕釋文引盧注輪轄頭

也孔疏引舊解輪車榻也尚書大傳未命為士車不得有飛輪鄭

注如今窗車也說文輪車轄間橫木重文作轄轄車籍交錯也

橋楯間子也間子猶今云格子車籍交錯橫木成間子有似窗橋

故輪亦作轄與橋同意張衡傳撫輪軼而還說文為解轄是飛輪明有兩說

壹傳橋脯出乎車輪李注皆引說文為解轄是飛輪明有兩說

自不能合前文五切齊較注引鄭注較為車高檻木檻木即車欄

亦即說文所謂車轄間橫木故王注釋為重較李銘狀其疏通而

漢則直名為窗車也注謂不如綜注所記捉而莫辨矣先謙曰斑

官本作班古字通用

注重輪官本作重較

皇太子諸侯王倚虎伏鹿櫜文畫鞞鞞吉陽箭朱斑輪鹿文飛輪

旂旗九旂降龍公列侯倚鹿伏熊黑幡朱斑輪鹿文飛輪九旂降

龍卿朱兩輪五旂降龍二平石曰下各從科品集解惠棟曰安帝紀元初五年詔曰

舊令制度各有科品也諸輶車曰上輓皆有吉陽箭諸馬之文案乘輿金銀

方鈇插翟象鑣爾雅注曰鑣馬勒旁鐵也此用象牙集解黃山曰說文鑣馬銜也重文鑣或从角段注蓋古或以角

之至堅者為之山案鑣可以角為宜亦可以象牙為之是物以象牙

角銳端可以解結內則鄭注觸貌如雉以象骨為之是物以象牙

為者其字亦龍畫總洙升龍赤扇汗詩云朱幘鑣扇汗且以為鑣飾

得从角也龍畫總洙升龍赤扇汗以朱幘鑣扇汗且以為鑣飾

集解黃山曰巾卓王后之五路重翟錫而朱總厭翟勒面積總安

車彫面驚總先鄭錫馬面錫驚總者青黑色以緇為之總著馬勒

直兩耳與兩鑣後鄭勒面謂以如玉龍勒之章為當面飾也朱總

續總其施之如驚總續畫文也賈疏先鄭蓋見當時以況古也後

鄭取先鄭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為本案為本者言三總之飾

不同其施皆同巾車天子五路不及總飾文略王后以續總次朱

總則朱者不必續續者不必朱王之象路樊纓皆朱則總必續而

兼朱可知志前言乘輿朱兼樊纓赤闕易茸此以龍畫為乘輿總

飾必非續而不朱明矣詩碩人朱幘鑣鑣釋文幘說文云馬纏鑣

扇汗也鑣馬銜外鐵也一名扇汗又曰排沫沫音末此考證訂洙

為沫所本山謂排沫卽是總以總沫為文於義仍窒洙直朱之誤

耳月令孔疏色淺曰赤色深曰朱扇汗赤地而畫以朱故曰朱升

龍赤扇汗申說上文之龍畫縹也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洙應青兩

作洙惠棟云洙一作洙注人君以朱幘縹扇汗官本幘作縹

披鷲尾附馬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云附應左右赤珥流蘇飛鳥

節赤膺兼皇太子亦如之集解先謙曰官本亦上有或字王公列侯鑲錫又髦朱

鑣朱鹿朱文絳扇汗青披鷲尾卿曰下有駢者縹扇汗青披尾當

盧又髦上下皆通中二千石曰上及使者乃有駢駕云

輿服志上第二十九終

後漢書二十九



續漢志集解第二十九校補

與服志上小目錄車綠原譌緣已  
正官本亦訛

書曰明試曰功注考試其君國為政官本注  
君作居

見轉蓬始知為輪柳從辰曰管子見  
飛蓬轉而知為車

至奚仲為夏車正注世本云奚仲始作車柳從辰曰說文車下亦  
云夏后時奚仲所造又

山海經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是始以木為車郭璞注云世  
本日奚仲此言吉光明其父子其創意首稱也今案左傳言辭

之皇祖奚仲居群以為夏車正杜注謂為禹掌車大夫似不謂  
奚仲始造車也劉注沿志文引傳駁世本之說亦注釋之體應

爾溯黃帝造車遂建軒轅之號則推輪所起自屬有熊但輪始  
為輿而輿字从昇則其先本以手推挽即就易文服牛乘馬推

之牛言服而馬言乘或其時亦止駕牛以引重而馬車則自奚  
仲始耳夫尚書虞夏統為一篇禹乘四載以治水陸行乘車是

仲為禹製車早在唐虞之際且旂旆未建等級未分亦不  
能資以旌德表功即謂車服以庸亦緣仲始殆無不可

貳轂兩轄集解沈約云飛輪以赤油為之廣八寸長三尺柳從辰  
曰赤油

之油當作緇文選東京賦注引蔡邕獨斷作飛輪以緇油廣八  
尺長拄地可證緇謂帛丹黃色也惟儀制令一品青油二品

第二十九技補

令安車紫油通能又本書劉盆子傳注以緹油屏泥於軾前宇皆作油似油即古之細字今案前書循吏傳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即章懷注所本晉書與服志王金象華木等輅皆朱漆輪重轂二轄以赤油亦與沈約說合又云阜蓋車加青油撞畫輪車綠油撞齊書與服志翟車黃油撞黃裏通曉唐書車服公主則碧油撞隋書禮儀志翟車飾之言油諸史略同無作細者獨志安車紫油撞朱裏通曉車飾之言油諸史略同無作細者獨斷或作細細下引致誤仍作油油諸史略同無作細者獨似不免孤證矣雖油究何指前史訖無說明然觀李商隱文云建幢油碧啟幕蓮紅則油明即車飾中塗澤之品為幢幢輪幹設色所需購以木與漆為類後文油畫駟車即此油也

金鍍方鈿注獨斷曰金鍍者馬冠也高廣各五寸上如五華在馬

髦前至徐廣曰金為馬文髦柳從辰曰文選東京賦注引蔡說

華又五寸作四寸馬髦作馬駿本書馬融傳揚金鍍而拖玉環章懷引獨斷五寸亦作四寸馬髦作馬駿本書馬融傳揚金鍍而拖玉環髮皆晚出字當以作髮為合許書髮即爾雅釋鳥其飛也環邢疏環練也謂鵲鷓之類飛但玆翅古人多以鳥喻馬馬行則疎其髦鬣故馬髦前飾亦曰髮說文新附補駿字考證據玉篇從之實皆誤也至五寸四寸五華玉華說均可通無取深求矣

集解官本考證曰至又文髦北宋本文作又柳從辰曰晉與服志金鍍以鐵為之

以黃金爲文旄據此則作又作又皆非今案柳說是也通典亦載以黃金爲文髦作文自不誤且同一北宋本或以爲又或以爲又其文字漫漶有難定也則髦之作尾五之作三又無論矣

所御駕六注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官本注凜作塵柳從辰日今注疏本作櫟古並通又

注其比非一也比原譌此已正官本注不誤

耕車注東耕于籍官本注作藉古通作

太皇太后皇太后法駕至加交路帳裳加原譌如已正官本不誤黃金塗五末

錫玷曰五末應是五束之譌今案大貴人等車亦金塗五末後又屢言銅五末且鄭君說玉路謂以玉飾諸末則志文言末自必非誤徐氏特未詳五者爲何耳

大貴人貴人公主王妃封君油畫駟車至故曰王青蓋車注魏武

帝問東平王有金路何意官本注問上有令字

中二千石二千石皆阜蓋朱兩轡至示不敢自滿也集解惠棟曰

至又注郭賀疑是賈琮侯康曰郭賀見蔡茂傳不必改爲賈琮惠氏於茂傳引劉昭注爲證而此反獻

疑何也惟注誤以荆州為冀州此則當改注蓋涉賈琮事而誤然琮自命御者襄車帷裳非筋去也

乘輿大駕至八卿不在鹵簿中錢大昭曰八卿獨斷作公卿儒林傳注作公脫卿字春秋上

陵尤省於小駕柳從辰曰御覽七百七十三引應劭漢官儀天子出祭陵常乘金根車春二月青龍車在前秋

八月白虎車在前

輕車至吳孫兵法云官本吳孫作孫吳案本書皇甫規傳勤明吳孫未若奉法是作吳孫不誤也惟章懷注以

為指吳起孫武而通典注則作孫子兵法而不及吳起夫二子不共為書其書又不皆言武剛車制志文何為並舉疑吳孫云

者仍專指吳孫武也

大使車至辟車四人注周禮滌狼氏官本注滌作條與今本周禮合

大行載車至析羽流蘇析原譌折已正官本不誤

驛馬至捷弓鞬九韉官本捷作健

皇太子諸侯王倚虎伏鹿柳從辰曰御覽七百七十三引本志作皇太子諸侯王鈺顯伏虎諸侯倚虎伏鹿

似皇太子諸侯王不與諸侯同今案本文皇太子諸侯王倚虎伏鹿公列侯倚鹿伏熊亦各為一等也下既有列侯則上侯字亦

當術矣御覽單言  
伏虎仍有脫誤

輿服志下第三十

冕冠  
爵弁冠

長冠  
通天冠

委貌冠  
遠遊冠

皮弁冠  
高山冠

進賢冠  
巧士冠

法冠  
卻非冠

武冠  
卻敵冠

建華冠  
樊噲冠

高山冠  
方山冠

鳴冠

幘

佩

刀

印

黃赤綬

赤綬

絲綬

紫綬

青綬

黑綬

黃綬

青紺綬

后夫人服

集解惠

棟曰此與董巴輿服志同司馬氏採其文而復增益之也

後漢書三十

梁

刻

令劉

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上古穴居而野處衣毛而冒皮未有制度

集解惠棟曰尚書大傳曰孔子曰古者有冒而

句後世聖人易之曰絲麻觀暈翟之文榮華之色

集解惠棟曰徐廣云草木華采

之乃染帛曰效之始作五采成曰為服見鳥獸有冠角顛胡之制

集解官本考證云顛監本謔作顛依宋本改

遂作冠冕纓蕤曰為首飾

集解惠棟曰蕤作綬凡十

二章集解黃山曰十二章經無明文班馬以前史亦不著秋官大行人言上公以下冕服有九章七章五章三等其章復無考

虛受堂

鄭元說虞書作服乃分日月至黼黻為十二章除日月星辰為九章其說與尚書大傳史記夏本紀偽孔傳皆有不合鄭復援以說禮此志皆本之故易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觀象於天俯觀法餘附詳於後

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

曰通神明之德曰類萬物之情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

諸乾曰乾曰有文故上衣玄下裳黃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注尚書

曰華象艸華蟲雉也集解惠棟曰尚書舉陶謨曰帝曰子欲觀古

人之象古易名象春秋傳曰見易象是也伏羲觀象而作八卦黃

帝以下始制衣裳九家易乾為衣坤為裳故云取諸乾曰帝舜觀

古人之象即伏羲之易也象之名易始於文王周官三易象周易

之名非夏商便名作績宗彝古文尚書績作會孔安國曰以五采

易也商謂之坤乾作績宗彝成此畫焉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

為飾集解惠棟曰馬藻火粉米孔安國曰藻水艸有文者火為火

鄭李作繪胡對反藻火粉米字粉若粟米若取米集解李良

裴曰按孔傳本作粉若粟冰作黼黻若兩已相背葛之精者

米譌也此志北宋本亦作粟冰黼黻緝緝若兩已相背葛之精者

曰黼五色備曰緝杜預注左傳曰曰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

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曰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

以五采明施于五天子備章

色作尊卑之服天子冕服十二章

天子備章鄭玄周禮注曰此古

天子冕服十二章公自山曰下侯

天子冕服十二章公自山曰下侯

天子冕服十二章公自山曰下侯

天子冕服十二章公自山曰下侯

天子冕服十二章公自山曰下侯

天子冕服十二章公自山曰下侯

天子冕服十二章公自山曰下侯

天子冕服十二章公自山曰下侯

天子冕服十二章公自山曰下侯

天子冕服十二章公自山曰下侯

伯自華蟲曰下子男自藻火曰下卿大夫自粉米曰下至周而變

之曰三辰為旂旗王祭上帝則大裘而冕鄭眾曰大裘羔裘服以

曰尚書大傳曰天子衣服其文章華蟲作績宗彝藻火山龍

又曰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績黑也宗彝白也藻火山龍

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鄭元曰元或疑焉

侯卿大夫之服用九章曰下鄭玄曰華蟲五色之蟲周禮績人職

謂是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旂旗所謂三辰旂旗

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藻次三曰粉米次四曰黼

九曰黻皆緇以爲績則衰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

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雌謂宗彝也其衣三章

裳二章凡五也緇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章也

見乎秦曰戰國即天子位滅去禮學郊祀之服皆曰衾集解曰衾

聖也 秦曰戰國即天子位滅去禮學郊祀之服皆曰衾集解曰衾



三雍正兆七郊集解黃山曰七郊天地及五方五帝之兆皆王莽

二年定南郊雒陽城南七里中元二年定北郊雒陽城北四里顯

宗永平二年始據禮儀月令定五郊迎氣中兆在未四兆各於其

方一如莽議見本紀及祭祀志惟志注引蔡邕月令章句東郊去

邑八里南郊去邑七里中兆去邑五里西郊去邑九里北郊去邑

六里是南郊迎氣與祀天之南郊同位不知何顯宗遂就大業初

以別之此文以正兆七郊均屬世祖非其實也

服旒冕衣裳文章赤舄絢履曰祠天地養三老五更於三雍於始

致治平矣天子三公九卿特進侯侍祠侯集解黃山曰天子以下

志特進侯位次車騎將祀天地明堂皆冠旒冕衣裳玄上纁下東

軍侍祠侯位次大夫夏之時乘殿之輅服周之冕為漢制法高皇帝始受命創業制長

冠以入宗廟光武受命中國建明堂立辟雍陛下以聖明奉遵以

禮服龍袞祭五帝禮缺樂崩久無祭天地冕服之制案尊事神祇

則天數旒有龍章日月以備其文今祭明堂宗廟固以法天方以

則地服以華文象其物宜以降神明肅雍備思乘輿備文日月星

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已下用華蟲七章皆備五

采大佩赤舄絢履曰承大祭百官執事者冠長冠皆祇服五嶽四瀆山川宗廟社稷諸沾秩祠皆約玄長冠五郊各如方色云百官不執事各服常冠約玄曰從

冕冠垂旒前後邃延邃垂也延冕上覆集解惠棟曰叔孫通漢禮器制度曰凡冕以版廣八寸長尺六寸以上

元下朱覆之乃以五采纁繩貫玉藻周禮曰五采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垂于延前後謂之邃延玉藻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鄭

玄注曰纁雜文之名也合五采絲謂之繩垂於延之前後各十二

所謂邃延也就成也繩之每一而貫五采玉十有二旒則十二

玉也每就間蓋一寸朱紘以朱組為紘也紘一條屬兩端於武此

為袞衣之冕十二旒則用玉二百八十八為衣之冕纁九旒用玉

二百一十六為衣之冕七旒用玉百六十八為衣之冕纁五旒用玉

百二十玄衣之冕三旒用玉七十二集解惠棟曰周禮弁師纁旒鄭眾注曰纁當為藻纁古字也藻今字也同物同音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

禮記尚書皋陶篇集解錢大昕曰伏生今文尚書以益稷合于皋陶談故引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之文為皋陶篇也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曰下從大小夏侯氏說集解先謙曰從歐陽大小

夏侯說者前此無文可徵宋陳祥道禮書引大傳成傳文惠氏已全錄見上天子至士其服章以華蟲作績宗彝藻火山龍遷省不

言日月星辰史記夏紀日月星辰作文補服色女明之其引書不  
以日月星辰並括於文縉服色之內日月星辰之用伏既不古  
義遂晦夏侯歐陽親承教授既有其說因承用之此後王充論衡  
語增篇莫知篇郊特牲王制鄭注言古天子日月星辰畫衣皆本  
於此黃山白志述顯宗章服乘與倫十二章即歐陽氏說三公諸  
侯九章九卿以下七章僅二等而皆備五采即大小夏侯氏說二  
家必有詳略異同明矣鄭謂周制變古見虞書孔疏引鄭注及郊  
禮王之制春官司服注司服賈疏已云此無明文鄭以意解之楊復  
林之奇尤極論其不經東京古學爭鳴既兼采周官禮記而仍斷  
以今文以古文尚書猶未大顯也楊林推求經義特以證明周制  
天子亦備十二章耳山謂虞書止言五服五章本無十二章之名  
大傳以作續宗彝為章說與古文迥別而大傳文之見陳氏禮書  
引者則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續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見隋  
志引者則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作續黑也宗彝純黑藻純白火純赤又  
各不同今詳觀禮書所引諸侯以下有服四服三服二服一之殊  
不皆備五采隋志所引但云以此相問而成五采明不備不成是  
引見禮書者乃歐陽家說不可通於公卿以下引見隋志者正大  
小夏侯家說也顯宗既不用古文其時亦尚無十二章之說則止  
以備文不備文為別此志之以十二章九章七章為言者蓋漢制  
三公以下無日月星辰九卿以下遞有所省仍推鄭說名之取應  
前文冕皆廣七寸長尺二寸集解惠棟曰阮湛禮圖漢禮器制度  
而已冕皆廣七寸長尺二寸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  
下皆同沈重引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劭漢官儀云  
廣七寸長八寸沈重又云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

長尺六寸者諸侯之冕廣前圓後方朱綠裏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

三寸係白玉珠為十二旒呂其綬采色為組纓說文曰組纓屬也

禮記曰玄冠朱組纓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為珠卿大夫五旒黑玉

為珠獨斷曰三公諸侯九旒卿七旒與此不同集解洪亮吉日案

縣十二公侯縣王九卿縣皆有前無後各曰其綬采色為組纓

垂旒纒呂忱曰旒黃色也黃縣為之禮緯曰旒垂曰纒塞耳王者

瑒瑒毛萇傳曰充耳謂之瑒天子玉瑒瑒瑒美石也諸侯以石瑒

則歐陽氏說所本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

明也禮緯旒垂曰纒塞耳王者示不聽讒不視非也則大小夏侯

氏說所本也鄭君釋周官禮記用歐陽氏說榜問之師曰前旒義

取蔽明則無後旒可知記言十二旒未嘗謂前後皆有也前旒義

就志文考禮推見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之說正足為讀史之助惟

玉藻前後遠延本專就天子言孔子荅子張問入官又正人臣莅

民之事非天子制是明有別矣釋名釋首飾冕猶俛也俛平直貌

後漢志三十

四

為前後玉藻鄭說玉藻但言貫以玉釋名則曰垂珠謂以志用玉珠足知即為歐陽氏說蓋歐陽獨詳天子服制故當時乘輿服專從之注引禮緯文亦未可決王冕延後無疏白虎通冕所以前後遠延者何示進賢退不能也垂旒者示不視邪鏡塞耳示不聽讒也仍承前後言之若泥定視必當

前則進賢退不能難為兼顧已 郊天地宗祀明堂則冠之蔡邕曰鄙人不識謂衣裳玉佩備章采乘與刺史公侯九卿曰下皆織成陳之平天冠

留襄邑獻之云集解惠棟曰劉達魏都賦注曰襄邑屬陳留舊有

云唯煥之間出文章故其黼黻絺縠日月華蟲以奉宗廟御服焉

長冠一曰齋冠高七寸廣三寸促漆纒為之制如板曰竹為裏集解

惠棟曰三禮圖引云而後促漆纒為之徐爰釋問曰帽名猶冠也義取于蒙覆其首其本纒也古者有冠無幘冠下有纒以縹為之

後世施幘於冠因裁纒為帽說文纒冠織也从系麗聲黃山曰段玉裁云冠織者為冠而設之織成也凡縹布不須剪裁而成者謂

之織成土冠禮云纒廣充幅山家春官巾車鄭注漆車黑車也漆纒亦即黑纒纒本冠內藉髮所用長冠以竹為裏則纒施於外言

漆纒明異於常纒也古齋初高祖微時曰竹皮為之謂之劉氏冠冠用細玄故纒亦用黑

集解惠棟曰淮南子曰高皇帝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高

誘云高祖于新豐所作竹皮冠也一日委貌冠晉志曰後除竹用

爾雅黃山曰前書高帝紀以竹皮為冠應注以竹始生皮作冠

昭說竹筩也顏注竹皮筩皮謂竹上所解之箝耳今人筩皮巾古

之遺制也韋說失之山案筩皮巾蓋以筩皮襯巾至高祖微時之

冠史但言以竹皮為之自是純用新竹皮粗織而成故始但名竹

皮冠此非筩皮所能為仍富以應韋說為得其實後增漆纒之飾

乃名長冠也劉氏者有天下以後之稱故淮南承履天子之圖籍

言之謂之貌冠即指後之長冠非指始製之竹皮冠矣高注一曰

委貌冠或疑委貌周制此則楚制且志別有委貌冠行大射禮冠

之似高說近誤然白虎通委貌者言委曲有貌也則貌冠所即委

貌冠淮南王安親高帝孫言當時祖制宜必可信前漢未行大射

禮亦不應別有大射之冠楚制者就始之竹皮冠言之貌冠者就

後之長冠言之飾以漆纒固委曲有貌矣前注引東觀書東平王

蒼議云高皇帝始受命創業制長冠以入宗廟與淮南說如出一

口足證竹皮為高祖始制長冠為高祖後制高本紀言竹皮冠及

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足證劉氏之稱亦在其後是高注不誤

兩製為一事之誤也至大射之委貌或王莽居攝時行大射禮仿

製或顯宗行大射禮增楚冠制也民謂之鵲尾冠非也祀宗廟諸

祀則冠之皆服衿玄獨斷曰衿紺緝也吳都賦曰衿卑服也集解

淮南子云尸祝衿元高誘絳緣領袖為中衣絳綺練示其赤心奉

云衿純服絳黑齋衣也絳緣領袖為中衣絳綺練示其赤心奉

神也集解惠棟曰練當作練下綺練同漢官儀曰漢家赤行齊著

神也絳綺練說文曰綺麗衣也先謙曰絳練官本作絳緣黃山曰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淮南說林訓鈞之篇也一端以為冠一端以為鞋冠則戴致之鞋則履之案鞋即鞋也釋名鞋末也在脚末也眾經音義三古文或作鞋鞋二形玉篇鞋刷衣司馬類篇五郊衣幘袴鞋各如其鞋同鞋鞋足衣也是鞋鞋鞋鞋皆即鞋字

色此冠高履所造故曰為祭服尊敬之至也

委貌冠集解惠棟曰冠作與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

後卑銳所謂夏之母追殷之章甫也集解惠棟曰輿服志曰皮弁與委貌同制張鑑禮器圖曰

諸侯朝服之元冠士之元端元冠諸侯之冠弁此三冠與周天子委貌形制相同則與進賢之遺象皮弁之同制者遠相異也

貌曰阜絹為之集解惠棟曰絹一作緇皮弁曰鹿皮為之集解惠棟曰圖云以鹿皮淺毛

黃白者為之高尺二寸鄭氏行大射禮於辟雍公卿諸侯大夫行

禮者冠委貌衣玄端素裳鄭眾周禮傳曰衣有襦裳者為端鄭玄曰謂之端取其正也正者士之衣袂皆

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表等也其袪三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袪三尺三寸袪尺八寸集解惠棟

棟曰徐廣云衣黑而裳素其中衣以阜絛領袖執事者冠皮弁衣緇麻衣阜領袖下素裳

所謂皮弁素積者也皮弁質也石渠論玄冠朝服戴聖曰玄冠委貌也朝服布上素下緇帛帶素韋釋白虎通

曰三王共皮弁素積素積者積素以為裳也言  
要中辟積也集解惠棟曰緇與服志一作都

爵弁一名冕廣八寸長尺二寸如爵形前小後大緇其上似爵頭

色有收持笄所謂夏收殷時者也獨斷曰殷黑而微白前大而後

三十六升漆布為之詩云常服黼冔書曰王與大夫盡弁上古皆

以布中古以絲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集解黃山曰有收持

笄據後文尚書賾收收卽是幘蓋先著幘而後加弁如古緇布冠

之先著類也白虎通周之冠色所以符何為周尚赤所以不純赤

但如爵頭何以本製冠者法天天色左者不祠天地五郊明堂雲

失其質故周加赤殷加白夏之冠色純玄鄭玄曰朱干赤

翹舞樂人服之禮曰朱干玉鉞鄭玄曰朱干赤冕而舞大夏此之

謂也謂也

通天冠高九寸正豎頂少邪卻集解惠棟曰邪乃直下為鐵卷梁

前有山展筓為述集解黃山曰禮喪大記注武冠卷也漢大官令注

梁冠上橫脊也徐廣與服雜注通天冠高九寸黑介幘金博山徐

爰釋問通天冠金博山蟬為之謂之金顏是山即金博山飾於冠

前如幘前之有顏題也展筓後文法冠以擬為之遠遊冠橫之於

前其式未聞後文建華冠引記曰知天者冠述錢氏據前書五行

六



志類注述師為鵠山案說文鵠下引禮記曰知天文者冠鵠與志

引記曰合天下多文字述師作鵠莊子天地篇皮弁鵠冠釋文鵠

徐音述本又作鵠音同鳥名也一名翠出鬱林取其羽以飾冠說

文無鵠而鵠之重文作鵠從透透述同字則鵠即鵠矣省鳥為述

猶即令展風之例字書引餘文鵠食律乘輿所常服之秦禮無文

切翠羽鳥不及莊子釋文偶有不照也乘輿所常服之秦禮無文

服衣深衣制有袍隨時五色袍者或曰周公抱成王宴居故施袍

禮記孔子衣逢掖之衣縫掖其袖合而縫大之近今袍者也先謙

曰官本無也字考證今下至賤更小史皆通制袍單衣阜綠領袖

云者下本或有也字今下至賤更小史皆通制袍單衣阜綠領袖

中衣為朝服云集解先謙曰官本綠作綠

遠遊冠制如通天有展筓橫之於前無山述諸王所服也獨斷曰

高山冠一曰側注制如通天集解惠棟曰五行志作仄注冠師古

而下不邪卻集解惠棟曰不上宜從與直豎無山述展筓獨斷曰

注也集解惠棟曰不上宜從與直豎無山述展筓獨斷曰

梁高九寸漢書音義中外官謁者僕射所服太傅胡廣說曰惠棟

曰其體側立而曲注中外官謁者僕射所服太傅胡廣說曰惠棟

曰胡廣上脫高山冠蓋齊王冠也秦滅齊曰其君冠賜近臣謁者

南郡二字

南郡二字

服之史記鄭生初見高祖備衣而冠側注漢舊儀曰乘輿冠高山冠飛月之纓幘且赤丹執裏衣帶七尺斬地劍履虎尾狗履

案此則亦通于天子集解惠棟曰晉志曰傳曰桓公好高冠大帶先謙曰官本且作耳

進賢冠古緇布冠也集解官本考證曰古字監本誤作右依宋本改文儒者之服也前高

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公侯三梁胡廣曰車駕巡狩幸其國諸侯衣玄端之衣冠九旒之冕其盛

法服以就位也今列侯自不奉朝請侍祠祭者不得服此皆當三

梁冠阜單衣其歸國流黃衣阜云晉公卿禮秩曰太傅司空司徒著進賢三梁冠黑介幘中二千石百下至博士兩梁自博士百下至小史私

學弟子皆一梁宗室劉氏亦兩梁冠示加服也獨斷曰漢制禮無

注曰建光中尚書陳忠以為令史質堪上言太官宜著兩梁尚書

孟希奏太官職在鼎俎不列陛位堪欲令比大夫兩梁冠不宜許

臣伏惟太官職在典掌王養統六清之飲列入珍之饌正百品

之差納四方之貢所奉尤重用思又勤明詔慎口實之御防有敗

之姦增崇其選侍御史主捕案太醫令奉方藥供養符節令掌幡

堪言合典可施行克厭帝心即聽用之獻帝起居注曰中平六年  
令三府長史兩梁冠五時衣袍事位從千石六百石集解惠棟曰  
注孟希希作布漢隸希即布字故誤作希也黃山曰晉志縹布冠  
蔡邕云即委貌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縹之縹布冠始冠之冠也其  
制有四方一似武冠又一似進賢其一上方其下加縹顏其一刺  
上而方下進賢冠古縹布遺象也斯蓋文儒者之服前高七寸後  
高三寸長八寸有五梁三梁二梁一梁人主元服始加縹布則冠  
五梁進賢三公及封郡公縣公郡侯縣侯亭侯則冠三梁卿  
大夫八座尚書關中內侯二千石及千石以上則冠兩梁中書郎  
祕書丞郎著作郎尚書丞郎太子洗馬舍人六百石以下至於令  
史門郎小吏並冠一梁漢建初中太官令冠兩梁親省御膳為重  
也博士兩梁崇儒也宗室劉氏亦得兩梁冠示加服也案冠制肇  
始縹布至周盡飾而有委貌漢諸冠制亦皆緣之而起據晉志進  
賢五梁上通天子禮儀志乘輿初加縹布進賢是其制以非常服  
故此不著耳

法冠一曰柱後獨斷曰柱後惠文高五寸曰纒為展筓前書注曰纒今之

纒集解惠棟曰李斐云齊國春獻冠纒纒為首服也師古云纒與  
纒同今之方目紫也鄭元特牲注曰纒今之纒梁也盧植禮記注  
云纒所以裹髻承冠以全幅疊鐵柱卷荀綽晉百官表注曰鐵  
而用之先謙曰官本纒作挺

法者服之侍御史廷尉正監平也集解黃山曰百官志廷尉下正  
左監各一人左平一人是有正

監無正平也彼注前漢有左右監平世祖省右而猶曰左蓋舊制  
正監亦止一人左右監平各二人世祖省二存三正監本兼平故  
亦曰正監平實一人耳前書張敞傳且當以柱後惠文與治之耳  
晉灼云漢注法冠也一號柱後惠文以纓裹鐵柱卷秦制執法服  
今御史服之惠氏引鄭禮注纓爲橫梁晉灼言纓裹柱卷志謂纓  
爲展箭然則展箭者卽以纓爲箭裹梁及柱卷之名梁爲冠上橫  
脊前遠游冠展箭施於梁故言橫之於前亦可推知矣晉說爲注  
法冠與志略異言今御史服不及廷尉等者辭有不備或晉制異  
漢也或謂之獬豸獬豸神羊能別曲直楚王常獲之故曰爲冠異物志曰

東北荒中有獸名獬豸一角性忠見人鬪則觸不直者聞人論則  
咋不正者楚執法者所服也今冠兩角非豸也臣昭曰或謂獬豸  
通非定名在兩角未足斷正安不存其豎飾令兩爲冠乎集解惠  
棟曰淮南子云楚文王好服解冠楚國效之高誘云獬豸之冠如  
今御史冠也先謙曰胡廣說曰集解惠棟曰一作春秋左氏傳有  
常官本作嘗是也

南冠而縶者則楚冠也秦滅楚曰其君服賜執法近臣御史服之

武冠一云古緇布冠之一曰武弁大冠諸武官冠之  
象也或曰繫冠  
晉公卿禮秩曰大司馬將

軍尉驃騎車騎衛軍諸大將軍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爲文  
開府從公者著武冠平上纓

貂尾爲飾謂之趙惠文冠又名駮纓冠集解惠棟曰徐  
廣云侍中左貂常侍右貂  
胡廣說曰

趙武靈王效胡服曰金瑞飾首前插貂尾為貴職秦滅趙曰其君

冠賜近臣應劭漢官曰說者以金取堅剛百鍊不耗蟬居高飲潔

趙武靈王胡服有此秦即趙而用之說者蟬取其清高飲露而不

食貂紫蔚柔潤而毛采不彰灼於冠因遂變成首飾集解惠棟曰注此

寒涼本以貂皮煖額附施於冠因遂變成首飾集解惠棟曰注此

因物生義義下脫非其實三字黃山曰趙惠文王武靈王子也趙

世家武靈議變服騎射公子成以越之錯臂左衽吳之卻冠梳紕

為比其初制必甚麗簡金玉之飾富即惠文之後來所增故冠因之

而名推本武靈著其本為胡服耳遂以惠文之名歸之武靈誤也

武冠著鴉尾即為鴉冠據後文賁武靈原制無金玉之飾亦不聞

兼惠文之名也法冠本楚冠乃亦曰柱後惠文疑楚制仿建武時

趙以其近似名之不名楚冠者或避竹皮楚制之嫌耳

匈奴內屬世祖賜南單于衣服曰中常侍惠文冠中黃門童子佩

刀云

建華冠曰鐵為柱卷貫大銅珠九枚制似縷鹿獨斷曰其狀若婦

輪大上輪小築解黃山曰建華冠下引記文冠述為證當是以翠

華為之鐵柱銅珠皆以傅羽如九重華蓋故曰建也前書司馬相

如士林賦建翠華之旗顏注以翠羽為旗上葆也漢時婦人縷鹿

之式未聞薛言上下輪謂逐層如輪下大上小其設飾亦必有柱

與冠制略同耳後文皇后步搖以黃金為山題貫白珠為桂枝相

繆一爵九華以翡翠為華似即其制上林賦錯翠羽之葳蕤顏注

錯翡翠句承上鄭女曼姬言乃婦人首飾或亦纓鹿之類與記曰

知天者冠述集解錢大昕曰述讀如聿詩聿修厥德漢書引作述

亦為述也惠棟曰師古云逸周書曰知知地者履絢集解惠棟曰

鳩廉信春秋穀梁傳曰絢者著履春秋左傳曰鄭子臧好鵠冠前

圓曰為此則是也說文曰鵠知天將雨鳥也集解惠棟曰張晏云

也李巡爾雅注曰鵠一名為翠其羽可以為飾天地五郊明堂育

命舞樂人服之樊光曰青羽出交州聶宗義曰鵠音聿亦音術

方山冠似進賢集解惠棟曰下脫前高七寸後高三寸曰五采穀為

之祠宗廟大予以佾四時五行樂人服之集解先謙曰天子官本作太子

今案大子本樂名冠衣各如其行方之色而舞焉集解惠棟曰禮

帝所作也文始舜舞也五行周舞也武德者舞人執干戚舞也文

巧士冠高七寸集解惠棟曰要後相通直豎不常服唯郊天黃門

從官四人集解惠棟曰冠之在鹵簿中次乘輿車前曰備宦者四

星云禮無文

卻非冠制似長冠集解惠棟曰三禮舊圖云高五寸下促宮殿門吏僕射冠之集

惠棟曰三禮圖曰宮殿僕射史負赤幡青翅燕尾諸僕射幡皆如

之禮無文

卻敵冠前高四寸通長四寸後高三寸制似進賢集解先謙曰官

監本誤作以衛士服之獨斷曰

樊噲冠漢將樊噲造次所冠曰入項羽軍廣九寸高七寸前後出

各四寸集解惠棟曰出制似冕司馬殿門大難衛士服之或曰樊

噲常持鐵楯聞項羽有意殺漢王噲裂裳曰裹楯冠之入軍門立

漢王旁視項羽集解惠棟曰旁禮圖引作側

術氏冠集解惠棟曰與服志云有五采衣青元裳前圓吳制差池邈池四重趙武靈王

好服之今不施用官有其圖注淮南子曰楚杜王所復舊冠者是

本復作服考證云注服監本誤作復依朱本改惠棟云注其說未聞集解先謙曰官

聞或曰楚王鮮冠是也黃山曰錢氏引禮圖鶴冠為術氏冠是差

池邈池四重亦言翠華與建華冠當略同矣術述

古通作術氏者蓋以鳥為氏如左傳邾子所言

諸冠皆有纓鞋執事及武吏皆縮纓垂五寸

武冠俗謂之大冠集解黃山曰此約舉前條武官一曰武弁大冠

條不應分提鶴冠本即前武冠惟前武冠兼為中常侍宦者之冠

故雖名武冠而纓則環纒則青系即加鶴尾易名為鶴冠仍是環

纓與縮纓者異志非從纓起例不能著其原委異同此與後二條

皆不先標冠名者也今誤從武冠分提則與前條武冠標名揭纓

矣縮纓直纓也以兩條結領下故有垂古縹布遺制也環纓無鞋

環纓一條屬兩端於武則無垂者即古冕弁之紘也

己青系為緹加雙鵝尾豎左右為鵝冠云

莊子云緹胡之纓武士

之服是也集解黃山曰

注引莊子今說劍篇無武士之服四字纒作曼釋文引司馬注謂

纒纒無文理也案說文纒縮無文也是注仍以纒說之古字通用

也素風竹閉緹縹毛傳訓緹為縹說文縹帶也後文公主

封君以上采組為緹乃有文理者系統青則無文理矣

五官左

後漢志三十

上

上

上

上



右虎賁羽林五中郎將羽林左右監皆冠鷩冠紗縠單衣集解惠棟曰紗

上脫著字虎賁將虎文綉白虎文劔佩刀虎賁武騎皆鷩冠虎文單衣

襄邑歲獻織成虎文云鷩者勇雉也其闕對一死乃止故趙武靈

王曰表武士秦施之焉徐廣曰鷩似黑雉出于上黨荀綽晉百官表注曰冠插兩鷩鷩鳥之暴疏者也每所

攬撮應爪摧劔天子武騎故以冠焉傅玄賦注曰羽騎騎者鷩鷩集解先謙曰官本之焉作安焉惠棟云安焉一作用之

安帝立皇太子太子謁高祖廟世祖廟門大夫從冠兩梁進賢洗

馬冠高山罷廟侍御史任方奏請非乘從時皆冠一梁不宜曰為

常服事下有司尙書陳忠奏門大夫職如諫大夫洗馬職如謁者

故皆服其服集解先謙曰官本故下先帝之舊也方言可寢奏可

謁者古者一名洗馬古今注曰建武十三年初令長皆小冠獨

諸營校尉將大夫以下不為朝臣集解黃山曰百官志太子門大

夫六百石舊職比郎將太子洗馬比六百石舊職如謁者諫大  
夫六百石注引胡廣云武帝置諫大夫為光祿大夫世祖以為諫  
議大夫常侍謁者比六百石注引漢官云謁者三十人其二入公

麻搯特使也案後漢六百石以下並冠一梁見晉志陳忠云先帝之舊皆指前漢故事前漢洗馬無專官故志言揭者古一名洗馬耳

古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有頰所曰安物故詩曰有頰者弁此

之謂也三代之世法制滋彰下至戰國文武並用秦雄諸侯乃加

其武將首飾為絳袖曰表貴賤其後稍稍作顏題集解黃山曰左襄十五年傳舞

師題以旌夏杜注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孔疏以題識其無

人之首鄭風二矛重喬鄭箋喬矛矜近上及室題孔疏矛之柄近

於上頭及矛之盞室之下當有物以題識之釋問通天冠金博山

蟬謂之金顏與服襍注漢桓帝延熹中京師作幘皆顏短耳長以

為服妖亦見五行志是本題識物事之制而施之首服本單言顏

或連言顏題或通言題後始提之器物總論華蓋有顏題則凡事

物亦連言顏題矣續之顏題冠之山一也故漢興續其顏卻搯之

後文佩刀亦言山后夫人首服又名山題  
施巾連題卻覆之今喪幘是其制也名之曰幘幘者蹟也頭首嚴  
蹟也至孝文乃高顏題續之為耳崇其巾為屋合後施收上下羣  
臣貴賤皆服之文者長耳武者短耳稱其冠也尙書蹟收方三寸

集解黃山曰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鄭注缺讀如有頰者弁之類緇布冠無弁者著頰圍髮際結項中隅為四級以固冠也云圍髮際類式本圖矣秦加絳緇布與帕同字方言帕頭燥頭也向相傳好被髮著絳緇頭李注絳當作燥古詩脫巾著燥頭鄭玄注儀禮云如今著絳頭自頂中而前交額上卻繞髻也云繞髻袍式亦去頰不遠再加顏題施巾連題卻覆之始為髻則並髻覆之崇其巾為屋合後施收始又名收屋中容髻貫之以髻前爵弁有收持髻正謂此矣是曠收方三寸者乃言其屋式也 名曰納言

示曰忠正顯近職也迎氣五郊各如其色從章服也阜衣羣吏春

服青曠立夏乃止助微順氣尊其方也武吏常赤曠成其威也未

冠童子曠無屋者示未成人也入學小童曠也句卷屋者集解官本考證

日也疑作施示尚幼少未遠冒也喪曠卻操反本禮也升數如冠與冠

偕也期喪起耳有收素曠亦如之禮輕重有制變除從漸文也獨

日曠古者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也董仲舒止雨書曰執事者皆赤曠知不冠者之所服也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使人見始進曠服之羣臣皆隨焉然尚無巾故言王莽禿曠施屋冠進賢者宜長耳冠惠文者宜短耳各隨其宜漢舊儀曰凡齋紺曠耕青曠秋獵劉服絳曠集解惠棟曰徐廣云始時各隨所宜後遂因冠為別介曠服文吏平上服武官也冠進賢者宜長耳徐廣曰今介曠也冠

惠文者宜短耳徐廣曰今平上續也

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鞅

徐廣曰鞅如巾蔽膝集解惠棟曰注如巾蔽膝巾當作今徐廣

車服儀制曰漢明帝復制鞅天子赤皮蔽膝蔽膝古鞅也孔穎達云漢世蔽膝猶用赤皮魏晉以來用絳紗為之先謙曰官本巾作

今貴賤有殊佩所曰章德服之衷也鞅所曰執事禮之共也故禮

有其度威儀之制三代同之五伯迭興戰兵不息佩非戰器鞅非

兵旗於是解去鞅佩留其係璫

徐廣曰今名璫為繼集解惠棟曰與服志作絲璫爾雅曰璫綬也郭

璞云即佩玉之組所以連繫瑞玉者因通謂之璫

曰為章表故詩曰鞞鞞佩璫此之謂也

鞞者以瑞玉為佩佩之鞞鞞然

鞞佩既廢秦乃曰采組連結於

璫集解惠棟曰璫一作璫

光明章表轉相結受

集解惠棟曰受一作授故謂之綬漢承

秦制用而弗改

集解惠棟曰漢官儀曰綬者有所受以別尊卑也彰有德也綬長一丈二尺法十二月廣三尺法天

地人舊用赤章示不忘古也秦漢易之以絲至今以為常制

故加之曰雙印佩刀之飾至孝明

皇帝乃為大佩衝牙雙璫璜皆曰白玉

詩云雜佩以贈之毛萇曰璜璫璫璜衝牙之類月令

章句曰佩上有雙衝下有雙璜璜以雜之衝牙鑽珠以納其間  
 玉藻曰右徵角左宮羽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珮鳴焉纂要  
 曰璜璜所以納間在玉之間今白珠也集解惠棟曰注佩上有雙  
 衝衝說衝從三禮圖改三禮圖曰衝長五寸博一寸下有雙璜璜  
 衝三寸又云上下為衝半璧為璜璜中橫以乘輿落曰白珠集解  
 衝牙以蒼珠為璜先謙曰官本雙衝衝作衝乘輿落曰白珠黃山  
 凶前書西域傳黃落以隨珠和璧顏注落與絡同又李廣傳禹從  
 落中以劍斫絕纍文選景福殿賦落帶金釭莊子秋水篇落馬首  
 並與絡公卿諸侯曰采絲其視冕旒為祭服云

佩刀乘輿黃金通身貂錯半鮫魚鱗金漆錯雌黃室五色罽隱室  
 華諸侯王黃金錯環挾半鮫黑室公卿百官皆純黑不半鮫小黃

門雌黃室中黃門朱室童子皆虎爪文虎賁黃室虎文其將白虎

文皆曰白珠鮫為劍口之飾通俗文曰乘輿者加翡翠山紆嬰其

側左傳曰藻綽鞞杜預曰鞞佩刀削上飾鞞下飾也鄭玄詩箋

劍之在左青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韋之在前朱鳥之

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臣昭案自天子至

殿不稱為刀而此志言不及劍如為未備集解惠棟曰注人之盛

飾論衡曰服革于腰佩刀于右舞劍于左又注咸皆帶劍沈約云高祖為泗水亭長拔劍斬白蛇傳不疑云劍者君子武備張衡康京賦紆黃組腰干將然則自人君至士人又帶劍也黃山曰黃金通身貂錯者韓奕毛傳錯衡文衡也廣雅釋器鏤謂之錯晉語韋注錯錯鏤也說文錯金涂也應劭云貂內勁捍而外溫潤蓋乘與刀上通鏤文如其毛之微絨而錯以金半鮫魚鱗金漆雖黃室者清人鄭箋牙矜近上及室題方言劍削自河而北燕趙之間謂之室是凡兵之削皆曰室周書王會篇鮫厥利劍孔注鮫文魚也說文鮫海魚皮可飾刀西山經郭注青雄黃即雌黃是雌黃為黃色之近青者此為用雌黃色室飾以半鮫固以金漆矣五色屬隱室華蓋另為刀衣以翳之莊子說劍篇韓魏為夾司馬注夾把也古文夾挾通作黃金錯環挾者謂環把錯文不及刀身公卿以下但言室制則刀通無飾可知劍口者亦就室近刀鋒一面言翡翠山以翠羽為山題也紆嬰其側東京賦紆皇組薛注紆垂也古文嬰纓亦通作

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王公列侯曰白玉中二千石

曰下至四百石皆曰黑犀二百石曰至私學弟子皆曰象牙上合

絲乘輿曰滕貫白珠赤屬蕤諸侯王曰下曰綉赤絲蕤集解先謙曰官本綉

亦作藤絲各如其印質刻書文曰正月剛卯既決靈爰四方赤青

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曰教夔龍庶疫剛痺莫我敢當疾日嚴

卯帝令夔化慎爾周伏化茲靈爰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痺

莫我敢當凡六十六字前書注云以正月卯日作集解惠棟曰決

傳曰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剛卯以卯日作故曰疾日慎爾周伏漢

書注作順爾固伏黃山曰前書王莽傳注服虔說剛卯長三寸廣

一寸四方晉灼說長一寸廣五分四方均與志異卯得名印者據

漢舊儀秦以前民皆佩綬金玉銀銅犀象為方寸璽各服所好是

佩印本秦俗之舊不能驟革故漢因而製卯其分寸璽各服所好是

志所言特後漢官學定制耳卯文據晉灼說疾日嚴卯以下另為

一銘蓋本雙印之

文志合併載之

乘輿黃赤綬四采黃赤紺縹滄黃圭長丈九尺九寸五百首漢舊

璽皆白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

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凡六璽皇帝行璽凡封之璽賜諸侯王書信

璽發兵徵大臣天子行璽策拜外國事天地鬼神璽皆以武都紫

泥封青囊白素裏兩端無縫尺一板中約署皇帝帶綬黃地六采

不佩璽璽以金銀膝紐侍中組負以從秦以前民皆佩綬金玉銀

銅犀象為方寸璽各服所好奉璽書使者乘馳傳其驛騎也三騎

行晝夜千里為程吳書曰漢室之亂天子北詣河上六璽不自隨

掌璽者投井中孫堅北討董卓頓軍城南官署有井每旦有五色

氣從井出堅使人浚得傳國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圖  
四寸上有紐文梁五龍增七寸管龍上一角缺獻帝起居注曰時  
六璽不自隨及還于閣上得晉陽秋曰冉閔大將軍蔣幹以傳國  
璽付河南太守戴施施獻之百僚皆賀璽光昭洞徹上蟠螭文隱  
起書曰昊天上帝命皇帝壽昌秦舊璽也徐廣曰傳國璽文曰受天  
之命皇帝壽昌集解惠棟曰五采說四從與服志改緝紺從與服  
志改紺縹環濟要略曰間色有五紺紅縹紫流黃也廣雅縹紺皆  
青也縹音匹紹反長二丈九尺二字從三禮圖增崔豹古今志曰  
長二丈九尺九寸與服志云長二丈九尺五百首又注官署有  
井官署謂甄官署也齊職儀曰左右甄官署掌磚瓦之作也

諸侯王赤綬徐廣曰太子及諸王金四采赤黃縹紺澗赤圭長二

丈一尺三百首荀綽晉百官表注曰皇太子朱綬三百二十首

太皇太后皇太后其綬皆與乘輿同皇后亦如之集解惠棟曰獨

徐廣曰皇  
后金璽

長公主天子貴人與諸侯王同綬者加特也

諸國貴人相國皆綠綬三采綠紫紺澗綠圭長二丈一尺二百四

十首前書曰相國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綬高帝相國綠綬徐廣曰  
金印綠綬綬音反艸名也以染似綠又云似紫紫綬名



緇音瓜其色青紫緇字亦藍音同也傳寫者誤作紫公加殊禮皆服之何承天云緇音緇青紫色緇緇紫色也集解惠棟曰緇崔豹志作緇禁邕雜章曰相國金印緇緇位在公上所以殊異休烈羣臣莫得而齊又注緇音戾緇亦作藍晉灼云藍草出琅邪平昌縣如適云藍緇也以緇爲質又注以染似緇當云似艾可染緇說文曰蒹草染色

公侯將軍紫緇二采紫白消紫圭長丈七尺百八十首前書曰太尉金印紫

緇御史大夫位上卿銀印青緇成帝更名大司空金印紫緇將軍亦金印漢官儀曰馬防爲車騎將軍銀印青緇在卿上絕席和帝

以賣窻爲車騎將軍始加金印次司空集解官本考證曰注始加金印印應改紫惠棟曰印北宋本作紫公主封君服

紫緇集解惠棟曰漢官儀曰丞相御史大夫匈奴亦同

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緇三采青白紅消青圭長丈七尺百二

十首一號青緇緇集解惠棟曰博物志曰光武嫌二千石緇不青而細朱浮議更用青羽又注青緇徐廣云緇音瓜一音朝

青緇徐堅云緇青紫色自青緇已上緇皆長三尺二寸與緇同采而首半之

緇者古佩璲也佩緇相迎受故曰緇紫緇已上緇緇之間得施玉

環通俗文曰缺環曰銷漢舊儀曰其斷獄者印爲章也集解環惠棟曰以一作己翟義傳曰持黃金印赤鼓緇服虔云

卽今之綬也說文繼綬維也師古云繼者系也謂逆受之也音逆  
遂作綬佩綬志亦作綬陳祥道云謂之綬以其貫玉相承受也謂  
之璫以其貫璫玉也謂之繼以其貫玉相  
迎也備作玦陳祥道云古者佩玉有環

千石六百石黑綬三采青赤紺澗青圭長丈六尺八十首四百石

集解惠棟 三百石長同 漢官曰尚書僕射銅印  
日承尉 青綬集解惠棟曰長相

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黃綬澗黃圭一采長丈五尺六十首 集解  
日輿服志曰皆黃綬一采澗黃圭 自黑綬弓下繼綬皆長三尺與

綬同采而首半之

百石青紺綸 集解惠棟曰綬說 一采宛轉繆織 集解惠棟曰說文  
綸從與服志改 一采宛轉繆織 集解惠棟曰說文

長丈二尺 丁字漢儀載太僕太中大夫襄言乘輿綬黃地冒白羽  
青絳絳五采四百首長二丈三尺詔所下王綬冒亦五

采上下無差諸王綬四采絳地冒白羽青黃去絳館紉二百六十  
首長一丈二尺公主綬如王侯絳地紺縹三采百二十首長丈八尺黑綬羽青

尺二千石綬羽青地桃華縹三采百二十首長丈八尺黑綬羽青  
地絳二采八十首長一丈七尺黃綬一采八十首長丈七尺以爲

常式民織綬不如式沒入官犯者爲不敬二千石綬以上禁民無  
得織以粉組皇太后詔可王綬如所下 集解惠棟曰長上脫圭字

漢志三十 五

從輿服志增又注青黃去緣漢官儀去緣作赤綵又長二丈二尺  
北宋本作一尺又長丈八尺漢官儀長二丈八尺又黑綬漢官儀  
曰黑綬白  
羽青地

凡先合單紡為一系四系為一扶五扶為一首五首為一文文采

洵為一圭首多者系細少者系麤皆廣尺六寸東觀書曰建武元年復設諸侯王金

聖綬綬公侯金印紫綬九卿執金吾河南尹秩皆中二千石大長

秋將作大匠度遼諸將軍郡太守國傅相皆秩二千石校尉中郎

將諸郡都尉尉諸國行相中尉內史中護軍司直秩皆二千石以上

皆銀印青綬中外官尚書令御史中丞治書侍御史公將軍長史

中二千石丞正平諸司馬中宮王家僕惟陽令秩皆千石尚書中

謁者黃門冗從四僕射諸都監中外諸都官令都候館尉司農部

丞郡國長史丞候司馬千人秩皆六百石家令侍僕秩皆六百石

惟陽市長秩四百石主家長秩皆四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諸署

長楫權丞秩三百石諸秩千石者其丞尉秩二百石縣國丞尉亦如之

者丞尉秩三百石長丞尉亦二百石明堂靈臺丞諸陵校長秩二百石

縣國三百石以上皆銅印黃綬縣國守宮令相或千石或六百石長

丞尉校長以上皆銅印黃綬縣國守宮令相或千石或六百石長

相或四百石或三百石長相皆以銅印黃綬而有秩者侍中中常

侍光祿大夫秩皆二千石太中大夫秩皆比二千石尚書諫議大  
夫侍御史博士皆六百石議郎中謁者秩皆比六百石太子舍人秩  
門侍郎中黃門秩皆比四百石郎中秩皆比三百石

二百石集解惠棟曰說文系細絲也純綺絲之數也漢律曰綺絲數謂之純布謂之總綬組謂之首高誘注戰國策曰十首爲一綬又五首成一文成說爲從北宋本及輿服志改注丞尉秩二百石二北宋本作三又長丞尉亦二百石長北宋本作相

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廟服紺上阜下蠶青上縹下皆深衣制徐廣曰即

單隱領袖緣曰條翦鼈齒集解惠棟曰翦鼈齒以下皆首飾也廣

上也魯人曰頰頰傾也齊人曰幌飾形貌也錢大昕曰士冠禮注滕薛名齒爲頰晉書宣帝紀諸葛亮遺帝巾細婦人之飾齒即綱

之異簪珥耳瑤垂珠簪曰瑋瑋爲撻長一尺集解錢大昕曰撻即

謂象拂也惠棟曰撻一作拂又作撻音竹革反說文撻搯也其字從手從辵從帝釋名撻撻也所以撻髮也端爲華勝

集解惠棟曰釋名勝言人形容正等一人著之則勝也山海經曰西王母戴勝郭璞云勝玉勝也黃山曰前書司馬相如大人賦戴勝而穴處兮顏注勝婦人首飾也漢代上爲鳳凰爵曰翡翠爲毛

謂之華勝釋名又云華勝象草木華也

羽下有白珠垂黃金鐻集解惠棟曰鐻名攝取髮也左右一橫簪之集解惠棟曰釋

名簪統也以玃連冠于髮也曰安齒結諸簪珥皆同制其撻有等

級焉集解惠棟曰齒卷續之類古作頰儀禮士冠禮曰縹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鄭元云缺讀如頰縹布冠無笄者著頰圍

髮際結項中隔為四級以固冠也

皇后謁廟服紺上阜下蠶青上縹下皆深衣制隱領袖緣曰條假

結集解惠棟曰結宋志作髻廣雅曰假結謂之髻音副鄭氏周禮副編注曰編列髮為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東觀記章帝詔東

平王蒼以光烈皇后假髻步搖集解惠棟曰禮記明堂副禘注副

帛巾各一衣一篋以遺王步搖集解惠棟曰今之步搖是也孔穎達云

漢之步搖亦覆首釋名曰步搖上有垂珠步則搖也陳祥道云漢

之步搖以金為鳳下有邸前有笄綴五采玉以垂下行則動搖

簪珥步搖曰黃金為山題貫白珠為桂枝相繆一爵九華集解先

作八爵惠棟引徐廣云八爵熊虎赤熊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

九華三禮圖引作一爵說錢大昕曰獸名見史記秦本紀惠棟曰史記秦紀云伐南山梓豐

大特徐廣云今武都怒特祠圖大牛上生樹本從木中出後見于

豐水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毛詩傳曰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

者所以別尊卑鄭玄曰珈之言加也副既諸爵獸皆翡翠為毛羽

并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未聞集解惠棟曰皆下脫以

金題白珠璫繞曰翡翠為華云

集解惠棟曰皆下脫以

貴人助釐服純縹上下深衣制大手結墨璫瑁又加簪珥

集解黃

二條應連本文為一條前志言車制大貴人貴人公主王妃封君共為一條與上長公主連文互證益明此下長公主及自公主封君以上提

長公主見會衣服加步搖公主大手結皆有簪珥衣服同制

集解

日晉先錄儀注曰皇后十二鎮步搖大手髻即大手結亦作紛也鄭元云大手結謂露紛也以髮為大紛如今婦人露紛其象也 崇義云大手結者謂不用他髮為髮同合己髮絮為紛者也

自公主封君曰上皆帶綬曰采組為緹帶各如其綬色黃金辟邪

首為帶鏤飾曰白珠

集解惠棟曰應劭云組者今綬紛條是也

公卿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紺繒菌黃金龍首銜白珠魚須

集解惠棟曰尚書大傳夏傳曰東海魚須魚曰鄭元云魚須長 一尺為簪珥入廟佐祭者阜絹上下助蠶者縹絹上下

集解惠棟曰縹一 青

皆深衣制緣自二千石夫人曰上至皇后皆曰蠶衣為朝服公

主貴人妃曰上嫁娶得服錦綺羅縠繒采十二色重緣袍

集解惠棟曰緣

訛緣從北宋本改釋名云婦人以絳作衣特進列侯曰上錦繒采

十二色六百石曰上重練采九色禁丹紫紺三百石曰上五色采

青絳黃紅綠二百石曰上四采青黃紅綠賈人細縹而已博物記曰交州

商有盡長減一寸形似白英不知其名視之無色在陰地多細色

則赤黃之色也集解惠棟曰劉晝云白似細細似黃黃似朱朱似

紫紫似紺紺似黑則白成黑矣袁孝政云公列侯曰下皆單綠襪

細淺黃色也新附說文曰細帛淺黃色也

制文繡為祭服自皇后曰下皆不得服諸古麗圭穆闈緣加上之

服司馬相如李夫人賦重旬始以為穆注曰葆下疏也則穆之容

也鄭元云今袿袍襪重緡也玉篇曰襪緣獨也仕眷切周禮司服

繡衣揄狄闕狄鄭元云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翟之遺俗賈公彥云

漢時有圭衣刻為圭形綴于衣是由周禮有三翟別刻綴綴于衣

漢俗尚有故云三翟遺俗江充傳曲裾後垂交輸如信云交輸割

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于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賈

遠謂之衣圭蘇林云交輸如今新婦袍上注全幅緡角割注夫人

賦夫作大又重甸重作垂又始以為穆穆當作穆下同師古云穆

音所銜反黃山曰注誤大人賦為李夫人賦誤不僅一夫字惠說

未了前書楊雄甘泉賦濶厚穆穆文選李善本穆作穆木華海賦

被羽翮之穆纒同古字通用惟大人賦為穆並不指衣注引仍誤

案既夕禮設明衣婦人則設中帶鄭注中帶若今之禪衫以禪建  
衫為婦人明衣是穆為女服之禪者圭穆即司服注之圭衣矣

武永平禁絕之建初永元又復中重於是世莫能有制其裁者乃

遂絕矣蔡邕表志曰永平初詔書下車服制度中宮皇太子親服  
重繒原練浣已復御率下以儉化起機諸侯王以下至于

士庶嫁娶被服各有秩品當傳萬世揚光聖德臣以為宜集舊事  
儀注本奏以成志也策經惠棟曰注各有秩品秩北宋本作科黃

山曰又復中重或謂從中制之以為重或謂中世重之皆曲為解  
耳明紀永平十二年詔云有司其申明科禁和紀永元十一年詔

云但且申明憲綱凡詔書遵用舊章未有不申者易稱重巽以  
申命荀子富國篇爵服慶賞以申重之王霸篇案申重之以貴賤

殺生中當即  
申形近之訛

凡冠衣諸服疏冕長冠委貌皮弁爵弁建華方山巧士衣裳文織

赤舄服絢履大佩皆為祭服其餘悉為常用朝服唯長冠諸王國

謁者曰為常朝服云宗廟曰下祠祀皆冠長冠卑繒袍單衣絳緣

領袖中衣絳綺練五郊各從其色焉集解惠棟曰袖下服為字又  
絳綺練下脫示赤心三字

贊曰車輅各庸旌旗異局冠服致美佩紛璽玉敬敬報情尊尊下



欲孰夸華文匪豪麗緝

輿服志下第三十 終

後漢書三十

續漢志集解第三十校補

輿服志下於始致治平矣

官本始作時錢大昭曰始闕本作時

注東觀記曰至宜如

明堂之制

柳從辰曰袁紀永平二年正月辛未祀光武於明堂始服冕珮玉自三代服章皆有典禮周衰而其制漸

徵至戰國時或為靡麗之服秦有天下收而用之上以供至尊下以賜百官而先王服章於是殘毀矣漢初文學既歿時亦草

創輿服旗幟一承秦制故雖少改所用尚多至是天子依周官禮記制度冠冕衣服珮玉乘輿擬古式矣今案明帝冕服諸制

本肇自祀明堂東觀書言天地之禮冕冠裳衣宜如明堂之制足證議定南北郊在明堂禮成之後也袁紀所言仍專就明堂

而發本書明紀永平二年詔書亦先言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次言恭祀天地志文首重祠祀天地自是隸事之體應爾

冕冠

至玉藻注合五采絲謂之繩

官本注謂作爲古通

冕皆廣七寸長尺二

寸集解惠棟曰至長八寸者大夫之冕

柳從辰曰御覽六百八十六引五經異義據漢

禮器作冕冠長六寸廣八寸此長下明脫尺字也應劭說見左傳桓二年正義長下亦當脫尺字漢尺度小於今建初六年銅

尺每尺合今尺七寸弱六寸八寸不適爲長其前後亦不能施遠延也沈重乃云大夫冕長八寸是其制僅當天子之半則士

以下又何以言之茲可疑矣今案補注羅列諸說藉廣異義也本志輿服依董巴冕皆廣七寸長尺二寸自應與董說合禮器

制度所言長廣雖異亦通制也惟文選東京賦注引鄭義又作長一尺七寸廣八寸至章懷明紀注引三禮圖及蔡茂傳注均作廣八寸長尺六寸與漢禮器制度合要皆無天子諸侯異制之說沈重後說自不可從乘輿刺史今案對言刺史蓋刺繡之譌書益稷鄭注刺者為繡前書賈誼傳美者繡繡是古天子之服師古注繡者刺為眾文今作刺史列乘輿下公侯上明誤

委貌冠 至 所謂夏之母追母各本皆譌母今正柳從辰曰白虎通母追言其追大也字一作無周禮追師

鄭注作牟釋名同

通天冠 至 乘輿所常服錢大昭曰徐廣輿服雜注云天子朝冠通天冠高九寸黑介幘金薄山所常服也

遠遊冠 至 諸王所服也柳從辰曰徐廣輿服雜注云天子雜服遠遊冠五梁太子三梁是又不第為諸王服

矣又淮南子楚莊王通梁組纓高注通梁遠遊冠也是此冠亦楚制

高山冠 至 中外官謁者僕射所服柳從辰曰御覽二百四十六引徐邈問王瑀曰漢法制洗馬冠

高山冠職如謁者

進賢冠 至 示加服也集解惠棟曰至以非常服故此不著耳柳從辰曰

徐廣與服雜注亦云天子雜服介幘五梁進賢冠太子諸王三  
梁進賢冠此與遠遊冠同為天子雜服故雖天子所有志亦不  
及以天子自  
有常服也

武冠 至 秦滅趙曰其君冠賜近臣注貂紫蔚柔潤柔原譌采已正  
自本注不誤

建華冠 曰鐵為柱卷錢太昭曰東京賦冠華乘翟列舞八佾群綵  
曰冠華以鐵為之上闊下狹以翟尾飾之舞

人頭戴疑此是矣今案冠華冠之於首或即冠此建華冠省言  
華耳乘翟乘之以手辭謂以翟尾飾冠似誤飾冠當以翟翠

巧士冠 至 曰備宦者四星云柳從辰曰三禮圖云巧士冠掃  
除從官服之禮不記與此異

古者有冠無幘 至 尚書蹟收方三寸錢大昭曰蹟  
闕本作幘

古者君臣佩玉 至 乘輿落曰白珠白原譌自己  
正官本不誤公卿諸侯曰采絲

其視冕旒為祭服云柳從辰曰御覽六百九十二引董巴與服  
志作其玉視冕旒此服玉字又引蔡邕與

服志云孝明帝作蟻  
珠之俱以郊祀天地

諸國貴人相國皆綠綬 至 二百四十首注紫綬名緇綬音瓜官本  
注下

緇字為句  
緇字為句

百石青紺綸一采宛轉繆織長丈二尺注諸王綬四采至長一丈

二尺官本注作長二丈二尺

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廟服至簪珥耳璫垂珠錢大昭曰闕本珥下重珥字珠下有也字

於是世莫能有制其裁者乃遂絕矣注重繒原練官本注原作厚

後漢書集解附續志集解校補跋

葵園先生刊所著後漢書集解及續志集解共百二十卷未畢兩卷卒所居涼塘老屋其前已就印出者屬某君總校既卒訪之并書無存矣先生副室宋大家奉遺命經理未完書乃重印屬山總校溯甲寅秋山從先生涼塘校刊三家詩義集疏是書尙餘列傳數卷未定藁八志馬君與龍任郡國李君祖楸任百官問皆寫定而禮儀祭祀輿服未備并命輯補嘗爲說撰箸大指究未睹全書也及從事總校始悉原板寫刻謬奪紕繆百出底藁十亡三四所采掇諸家書先生因亂播遷亦多不在弁首僅先生一序篇目猶闕遂述所聞於先生者遵前漢書補注例鈔補篇目更添羣籍比較推攷分別改錯而篇幅固定集解漏刊者莫由悉補則別爲校記系於每卷之後愚筦所及聞加案

語亦附著焉名曰校補不敢亂原書也畢三十卷屬有杭州之行大家復延柳君從辰廣續校勘并釐剔得失疏其異同寄杭州俾山覆勘彙入校記山更與柳君往復函商然後決定大家補刊先生詩文集本設書局葵園中爰自督促手民且改且補又三涉寒暑而後觀成蓋先生晚歲所著諸書兼營並進日力全耗於編纂此書雖付刊未及自校將俟某君總校畢再自釐正而已不逮也時更多故先生高第弟子荅落已甚在遠者復不相聞山嘗乞助於同門左君震黃君逢元王君正樞劉君壽比來杭而左君旋歿抑無由再從諸君請益惟柳君終其是役蒐討之功爲獨多焉迥思先生於是書遠跡荒寒寂寞之區口手一編雖病不少休所爲憊心罷精不知老至者豈惟是發得旁通藉存一家之學亦以建武續統克迥前光援末葉之分崩

而求中興盛軌於以楊藥治亂之迹歟夫窮而思返者得所鑒  
以爲折衷也而大家卒能承先生遺志俾是書與前漢書補注  
并傳其爲賢勤古豈多得哉山實愚冥客中又乏書卷之助強  
自埶於識小尙賴四方淹雅傳先生學者從而救正之斯小子  
之幸矣校補旣畢先生長嗣與祖湘閣與弟祖陶祖恩請識其  
事以無忘大家之勤於是乎書癸亥季冬月朔門人同邑黃山  
謹跋於杭州旅次